

60 1 2 3 4 5 6 7 8 9 70 1 2 3 4 5 6 7 8 9 80 1 2 3 4 5 6 7 8 9



寄贈
大正十三年五月十五日
田健次郎氏

C40-4514



凡心源不動湛如水。一聲霹靂頂門開。喚起從前自家底。公帥越適亢旱大疫。久禱不應。時神智昇法師住興福。公請師迎觀音像入府治。懸禱一夕雨如霏。疫亦息。公奏於朝。賜師所住興福曰圓通錫號曰神智元豐初。告之止居衢州。常與山僧野老游。七年八月有大星隕於庭。公與子屺語如平時。忽趺坐而化。神道碑并普灯。

夏竦

竦字子喬。皇祐中拜樞密副使。封鄭國公。謚英公。為

並易脚卷廿二

初

三十四

C40
4514
(136)

B 64853

金湯編

十二之十六

翰林時。同三藏惟淨。進新譯經音義七十卷。公於谷
隱聰禪師。因語契機。嘗問上藍灣禪師曰。百骸潰散
時。那個是長老自家底。溥曰。前月二十。離蘄陽。溥却
問那個是相公自家底。公答偈曰。休認風前第一機。
太虛何處著。思佳。山僧若要通消息。萬里無雲月上
時。晉灯

張方平

方平字安道。宋城人。熙寧初。參大政。謚文定。嘗為踰
州。至一僧舍。偶見楞伽經。入手恍然。如獲舊物。開卷

未終。宿障氷釋。細視筆畫。手蹟宛然。從是悟入。嘗以
經首四偈。發明心要。蘇軾為題經後。楞伽經序

曾公亮

公亮字明仲。泉州晉江人。嘉祐中。拜相。以大傳致仕。
謚憲靖。封魯公。嘗丁母憂。告歸。有鄉僧元達。附舟至
錢唐。入天竺禮大士。入門見素衣女。謂曰。曾舍人王
十七。入中書。上座是年。亦受師號。已而不見。公亮至
五十七。果拜相。元達以曾公恩。補大師。初有僧白青
草堂。年九十餘。曾氏婦入寺設齋。以衣物施之。青感

堂青字

其意及婦生子青正坐化是知公亮前身為青草堂也。統紀

文彥博

彥博字寬夫汾州介休人歷事四朝哲宗以為太師致仕封潞國公。益忠烈守洛陽日嘗致齋往龍安寺瞻禮聖像忽見像壞墮地略不加敬但瞻視而出傍有僧曰何不作禮公曰像既壞矣吾將何禮僧曰譬如官路土人掘以為像智者知是土凡入謂像生像本不生滅路亦無新故公聞之有省由是慕道甚力。

名阿陀佛

專念阿弥陀佛期生淨土晨香夜坐未嘗少懈每願曰願我常精進勤修一切善願我了心宗廣度諸含識每見一切人則勸以念佛誓結十萬人緣同生淨土。陳如居士讚曰知公膽氣大如天願結西方十萬緣不為一身求活計大家齊上渡頭船公以使相鎮魏府時元禪師居天鉢寺一日言別公曰師老矣復何往師曰入滅去公語其子及甫曰元公道韻深密言笑有味非常僧也往候之果已坐化。室鑑

蘇洵

訥字明允。號老泉。眉山人。初舉進士。不中。至潯陽。登廬山。謁訥禪師。問法得其旨。嘉祐中。歐陽修上其所著權書論衡等三十二篇于朝。召試舍人院。際校書郎。嘗撰彭州圓覺院記。略曰。人之居乎此也。必有樂乎此也。居而不樂。不樂而不去。是其心且不能馭其形。而况能以馭他人哉。自唐以來。士大夫爭以排釋老為言。故其徒之求知於吾士大夫之間者。往往自叛其師。以求吾士大夫。而吾亦喜其來而接之。以禮靈徹文暢之徒。以自絕於其教也。嗚呼。歸爾父母。後

記院

爾室家。而後吾許爾。以叛爾師。父子之不歸室家之不復。而師之叛。是皆不可以一日立於天下。予在京師。彭州僧保聰。求識予甚勤。及至蜀。聞其自京師歸。布衣蔬食。以為其徒先。凡若干年。而所居圓覺院大治。一日。為予遊其先師之事。與其院之所以得名者。請予為記。予嘉聰之不以叛其師故為之記。曰。彭州龍興寺僧平潤。講圓覺經。因以名其院。院始弊。不葺。潤之來。始得隙地。以作堂宇。凡二僧。而至於聰。合其隣之僧屋若干於其院。以成之。是為記。本集

周惇頤

惇頤字茂叔號濂溪。舂陵人。熙寧中除提刑。謚元公。舂陵有水曰濂溪。故號濂溪。後居廬山。樂其幽勝。築室亦以濂名。溪不忘本也。時佛印寓鸞溪。公謁見。相與講道。問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禪門何謂無心是道。師曰。疑則別參。公曰。參則不無。畢竟以何為道。師曰。滿目青山。一任看。公有省。一日忽見窓前草生。乃曰。與自家意思一般。以偈呈師曰。昔本不迷今不悟。心融境會豁幽潛。草深窓外松當道。盡日令人

印佛鏡

看不厭。師和云。大道體寬無不在。何拘動植與蜚潛。行觀坐看了無礙。色見聲求心自厭。由是命師作青松社主。追媿白蓮故事。資鑑公傳太極圖於穆修。修傳於种放。放傳於陳搏。此其學之一師也。蓋搏師麻衣。今正易心法。是搏註麻衣。涯公之傳。東林總公廣之也。總公門人弘益。有書曰紀聞云。性理之學。寔起於東林。涯總二師。總以授周子。故劉後村詩云。濂溪學得自高僧。後虞伯生亦曰。宋儒惟濂溪。康節二公。於佛書早有所得。公行狀并性學指要公題留衣亭曰。退之

自謂如夫子。原道深排釋氏非。不識大顛何似者。數
書珍重更留衣。性理群書

程顥 頤

顥字伯淳。河南人。謚明道。神宗朝。為監察御史。裏行
嘗曰。佛說光明變現。初莫測其旨。近看華嚴論。恰說
得分曉。盡是約喻。應機破惑。名之為光。心垢解脫。名
之為明。只是喻自心光明。便能教化得入。光照無盡
世界。只在聖人一心之明。所以諸經之先。皆說放光
一事。雲蓋寺石刻公每見釋子讀佛書。端莊整肅。乃語學

者曰。凡看經書。必當如此。今之讀書者。形容先自急
惰了。如何存主得。性孝旨要明道先生。一日過定林

寺。偶見衆入堂。周旋步武。威儀濟濟。伐鼓考鐘。外內
肅靜。一坐一起。並準清規。公嘆曰。三代禮樂。盡在是
矣。私益紀聞第頤字正叔。號伊川。元豐末。以通直郎

授崇政殿說書。入侍經筵。嘗致書於靈源清禪師。叩
問禪要。師荅書。略曰。妄承過聽。以知道者見期。雖未
一奉目擊之懽。聞公留心此道甚久。天下大宗旨。歷
叩殆遍。乃猶以鄙人未見為不足。頃年間。有者師言

公見處。今覽法要後序。深觀信入。真實不虛也。灵源語錄

蘇軾

軾字子瞻。號東坡居士。元祐初。除翰林。遷內翰。謚文忠。初叅東林總禪師。與論無情話。有省。遂獻投機偈云。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公謫黃州。佛印住廬山。歸宗為方外交。及佛印移住金山。公獲釋。知杭州。過金山。值印入室。公竟造之。師曰。此無坐處。公曰。暫借和尚

帶工節

四大作禪床。師曰。有一轉語。若答得。當如所請。若擬議。即留所繫玉帶。公即置帶几上。師曰。山僧四大本空。五蘊非有。內翰欲於何處坐。公果擬議。師呼侍者曰。收取玉帶。永鎮山門。乃以衲裙為報。公有偈曰。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欲教乞食歌姬院。故與雲山舊衲衣。此帶閱人如傳舍。流傳到我亦悠悠。錦袍錯落真相稱。乞與佯狂老萬回。公之子迨。四歲不能行。及來杭。請辨才法師。為迨落髮。摩頂數日。即能行。公賦詩為謝。有云。師來為摩頂。起步趨奔鹿。

紹聖間謫惠州韶陽南華寺重辨師請公書柳宗元所撰六祖碑後題其後云釋迦以文設教其譯於中國必記於儒之能言者然後傳遠故大乘諸經至楞嚴則委曲精盡勝妙獨出以房融筆授故也柳子厚南遷始究佛法作曹溪南岳諸碑妙絕古今南華今無石刻重辨師謂自唐以來頌述祖師者多矣未有通亮如子厚者蓋推本其言與孟子合其可不使學者日見而常誦之公在惠州被命遷僊耳南行之日携阿弥陀佛一軸人問其故公曰此往生西方公據

也公於建中靖國元年七月卒於毘陵時錢濟明侍旁曰公平日學佛此日如何公曰此語亦不受又徑山惟琳長老問疾云固先生履踐至此更須着力公應聲曰着力即差語絕而逝本集統紀公母程氏卒以簪珥遺物命工画阿弥陀佛像追薦冥福以偈贊曰佛以大圓覺充滿十方界我以顛倒想出沒生死中云何以一念得往生淨土我造無始業一念便有餘既從一念生還從一念滅生滅滅盡處則我與佛同如投水海中如風中鼓橐雖有大聖智亦不能分別

願我先父母。及一切衆生。在處為西方。所遇皆極樂。人人無量壽。無去亦無來。公書楞伽經後云。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先佛所說微妙第一。真實了義。故謂之佛語心品。達磨以付二祀曰。吾觀震旦所有經教。惟楞伽四卷。可以印心。祖祖相授。以為心法。如醫之難經。句句皆理。字字皆法。後世達者神而明之。如槃走珠。如珠走槃。無不可者。若出新意而棄舊學。以為無用。非愚無知。則狂而已。樂全先生張公安道。以廣大心。得清淨覺。慶曆中。嘗為滁州。至一僧舍。偶見此經。

恍如舊物。手蹟宛然。悲喜太息。從是悟入。軾游於公之門三十年矣。公以為可教者。乃授此經。且以錢三十萬。使印施於江淮間。而金山長老佛印大師了元曰。印施有盡。若書而刻之。則無盡。軾乃為書而刻之。

經後

蘇轍

轍字子由。號欒城先生。又號東軒長老。元祐初起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門下侍郎。嘗謁上藍順禪師。咨以心法。順示楞嚴經中畜鼻因緣。有省。呈偈曰。中年

60 1 2 3 4 5 6 7 8 9 70 1 2 3 4 5 6 7 8 9 80 1 2 3 4 5 6 7 8 9

聞道覺前非。邂逅相逢老順師。畜鼻竟叅真面目。掉頭不受別鉗錘。枯藤破衲師何事。白酒青盞我是誰。慚愧東軒殘月上。一盃甘露滑如飴。佛印住金山。子由謁見。先以偈獻。曰。粗沙施佛佛欣受。恠石供僧僧不嫌。空手遠來還要否。更無一物可增添。師答曰。空手持來放下難。三賢十聖聚頭看。此般供養能歡享。木馬泥牛亦喜歡。子由撰廬山栖賢僧堂記。略曰。栖賢據山之上游。右倚石壁。左俯流泉。石壁之趾。僧堂在焉。長老智遷。以六十年瓦敗木朽。其徒慧遷。力而

記 僧 堂

論 教 三

新之。求道者來。得飲食宴處之樂。而無外擾。皆二遷之力。而不懈也。夫士居塵垢之中。紛紜之變。日蓮於前。而中心未始忘道。而况深山之崖。野水之垠。有堂以居。有食以飽。是非寵辱。未接於心耳。而忽焉不省也。何哉。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今夫驅騫乎世故。而不聞大道。雖勞沒齒。吾知其無以死也。苟一日聞道。雖則死。無餘事矣。又撰三教論。曰。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自五帝三王。以形罷治天下。道之以禮樂。齊之以刑政。道行於其間。而民莫知

也。老子體道而不嬰於物。孔子至以龍比之。東漢以來。佛法始入中國。其道與老子相出入。皆易所謂形而上者。而漢之士大夫不能明也。魏晉以後。略知之矣。好之篤者。則欲施之於世。疾之深者。則欲絕之於世。二者皆非也。佛老之道。與吾道同。而欲絕之。佛老之教。與吾教異。而欲行之。皆失之矣。姚秦興區區一隅。招延縑素。譯經談妙。至者數千人。而姚氏之言。曾不旋踵。梁武江南佛事。前世所未嘗見。至捨身為奴隸。父子皆陷於侯景。議者觀秦梁之敗。則以佛法不

足賴矣。後魏太武深信崔浩。浩不信佛。勸帝斥去僧徒。毀經壞寺。既滅佛法。而浩亦以非罪赤族。唐武宗求長生。徇道士之私。夷佛滅僧。不期年而以丹毒遽崩。議者觀魏唐之禍。則以佛法為不可忤矣。二者皆見其一偏耳。佛老之道。非一人私說也。自有天地而有此道矣。古之君子。以之治氣養心。其高不可嬰。其潔不可溷。天地神人。皆將望而敬之。聖人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用此道也。道之於物。無所不在。而尚可非乎。誠以形罷治天下。道之以禮樂。齊之以刑政。

道行於其間。而民不知。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泯然不見其際。而天下化。不亦周孔之遺意也哉。本集傳灯

楊傑

傑字次公。無為人。也。號無為子。官至尚書主客郎中。提點兩浙刑獄事。嘗歷衆諸名宿。晚從天衣懷禪師游。懷每引龐居士機語。令妍究深造。後奉祠泰山。一日。聞鷄鳴。覩日如盤湧。忽大悟。傑以淨土之道。為自信。繪丈六阿彌陀佛。隨身觀念。壽終之時。感佛來迎。

游天從

端坐而化。嘗為褒禪師慧空禪院輪藏記。略曰。法界本無衆生。衆生緣乎妄見。如來本無言教。言教為乎有情。妄見者衆生之病。言教者如來之藥。以藥治病。則病無不治。以言覺妄。則妄無不覺。此如來不得已而言。賢知不得已而述也。故阿難陀集而為經。優波羅結而為律。諸菩薩衍而為論。經律論雖分乎三藏。戒定慧蓋本乎一心。藏以示其函容。心不可以凝滯。是以雙林大士。接物隨機。因權表實。聚言教而為藏。載寶藏而為輪。以教依輪。則教流而無礙。以輪顯教。

則輪運而無窮。使披其教者。理悟變通。見其輪者。必不退轉。然後優游性海。解脫忘筌。無一物不轉。法輪無一塵不歸華藏。非有深智者。其孰能與此哉。天台十疑論畧曰。愛不重。不生娑婆。念不一。不生極樂。娑婆穢土也。極樂淨土也。娑婆之壽有量。彼土之壽則無量。娑婆脩諸苦。彼土則安樂無苦。娑婆隨業輪轉生死。彼土一往。則永證無生法忍。其淨穢壽量。苦樂生死。如是差別。而衆生乃冥然不知。可不哀哉。又曰。夫彌陀光明。徧照法界。念佛衆生。攝取不捨。聖凡一

體。機感相應。諸佛心內衆生。塵塵極樂。衆生心中淨土。念念彌陀。本集

文同

同。字與可。東川梓潼人。少以文學知名。墨竹精妙。嘗守洋湖二州。元豐三年八月。沐浴冠帶。正坐而化。同館崔公度聞之。驚謂人曰。昨別與可於州南。與可曰。明日復來乎。予再往。與可徐曰。經言人。不妄語者。舌覆面上。與可即吐舌。引至眉上。三疊之。公度大駭。今聞其亡。又異。信得道人也。東都事畧

朱壽昌

壽昌字康叔。七歲不知母所在。及長棄官刺血書金剛經。行四方求之。五十年入秦。得母於同州。年已七十。士大夫多歌詩美之。蘇軾為序。

張伯端

伯端一名用成。字平叔。天台人。少傳混元之道。龍圖陸詵守成都。伯端往依之。遇異人。授金丹火候之訣。道成。著悟真篇。傳於世。嘗徧參禪門。大有省發。後讀雪竇祖英集。頓明心地。作歌偈以申其旨。且曰。獨修

金丹而不悟佛理者。即同楞嚴十仙人。諸趣之報。未幾。跌坐而化。煉其蛻。得舍利千百。紺碧色。既而歿後。復有見之者。統紀

胡宿

宿字武平。當州晉陵人。仁宗朝。在翰林十年。位至樞副。謚文恭。治平三年。由樞使出鎮杭州。頻謁淨覺岳法師。咨詢妙道。執弟子禮。嘗撰武林山天竺寺記。略曰。粵若能仁出現。圓教流通。觀音機緣。密契於中土。善財參禮。遍歷於南方。曹溪傳於一心。天台宗於三

60 1 2 3 4 5 6 7 8 9 70 1 2 3 4 5 6 7 8 9 80 1 2 3 4 5 6 7 8 9

武林天記

觀度門迭啓。叢林相望。異香栴檀。居多於此。听大乘
氣象。無茂於他邦。豈非離之明。異之聰。性為般若。尤
鍾於東南者乎。天竺寺者。餘杭之勝刹也。飛來峰者。
武林之奇巘也。晉有梵僧慧理。指此山。乃靈鷲之小
額耳。不知何年。飛來至此。掛錫置院。初曰翻經。隋開
皇中。法師真觀增廣之。改為天竺寺。唐末。盜起。寺焚。
吳越王鏐。建五百羅漢院。宋賜名曰靈山。祥符中。州
人請大士尊式。領其衆。演天台教觀。天禧初。文穆王
冀公臨州。為奏復舊額。云云。佛以無生之心體。無邊

之行願。應現三界。拔濟衆生。殫土木之莊嚴。未有以
稱其德。盛金石之篆刻。不足以究其功。居之者當念
承法蔭。紹續慧命。以三摩奢為淨體。以六波羅密為
妙用。渡河沙之衆。圖報佛恩。宣海潮之音。答揚帝力。
緒餘妙利。延彼有情。

寺碑
邵雍

雍字堯夫。居洛。四十年。安貧樂道。冬不爐。夏不扇。夜
不就席者。數年。名所。般息處。為安樂窩。自號安樂先
生。有皇極經世書十二卷。擊壤歌集。行於世。程明道

曰。聖道之傳。邵先生繼傳於李挺之。挺之傳於穆脩。脩傳於种放。放傳於陳搏。搏傳於麻衣道者。推其源流。遠有端緒矣。公有學佛吟。曰。飽食豐衣不易過。日長時節奈愁何。求名少日投宣聖。怕死老年親釋迦。妄欲斷緣緣愈重。微求去病病還多。長江一片常如練。幸自無風又起波。熙寧初。以著作佐郎召。不至。既沒。謚康節先生。朱晦庵贊曰。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聞中今古。靜裡乾坤。廣記

富弼

弼字彥國。河南人。慶曆中。除資政殿學士。相神宗。封鄭國公。又封韓公。洛陽著英會中人。年八十卒。謚文忠。公初於宗門未有所趣。趙清獻公勉以書曰。伏惟執事富貴如是之極。道德如是之盛。福壽康寧如是之脩。退休閒逸如是之高。其所未甚留意者。如來一大事。因緣而已。能專誠求所證悟。則他日為門下賀也。公以清獻警勉之後。不舍晝夜力進此道。統紀弼聞顯禪師。主投子法席。冠淮南。往質所疑。會顯為衆

升座見其顧視如象王回旋。公微有得。因執弟子禮。趨函丈。命侍僧請為入室。顥見。即曰。相公已入來。富弼猶在外。弼聞汗流浹背。即大悟。尋以偈寄圓照本師。曰。一見顥公悟入深。夤緣傳得老師心。東南謾說江山遠。日對靈光與妙音。普灯嘗與圓照書白。弼留心祖道為日已久。常恨不遇明眼人。開發蒙陋。雖久聞盛德。無因瞻謁。昨幸出守亳州。與潁川境連。因里人張比部請顥師下訪。相聚幾一月。以慈悲方便之力。令有悟處。不期臨老得聞極則事。天幸天幸。弼雖

得法於顥師。然本源由老和尚而來。更望垂慈攝受。遠賜接引。令至所未至。即與南嶽下龐蘊。百文下裴休。何以異哉。言行錄

佛法金湯編卷第十二

天台釋如惺重校

陳仲醕張三星西柱南俞元濟俞
元和王伯禎朱伯還唐中甫助梓

60 1 2 3 4 5 6 7 8 9 70 1 2 3 4 5 6 7 8 9 80 1 2 3 4 5 6 7 8 9

佛法金湯編卷第十三

佛法金湯編卷第十三

會稽沙門 心泰 編
天台沙門 真清 閱

杜衍

衍字世昌。越州山陰人。慶曆中。拜相時。號清白宰相。封祁國公。以張方平好佛。常咲恠之。有醫者朱生。游二公間。一日。公呼生診脉。生謂使者曰。徃白公。言看楞嚴經未了。及至。揖坐。謂曰。老夫以君疎通。不意近亦闢其。聖人微言。無出孔孟。所謂楞嚴。何等語耶。生

音生大

曰。公未讀此經。何知不及孔孟。因袖中出其卷。公觀之。不覺終軸。大驚曰。方平知之。不以告我。即命駕見之。方平曰。譬如失物。忽已得之。但當喜其得。不必懷其晚也。統紀

王古

古字敏仲。東都人。三槐祐之曾孫也。古嘗游黃龍翠巖。與晦堂楊岐輩同為禪侶。又悟弥陀淨土法門。乃作直指淨土決疑集三卷。又撰法寶錄十卷。以藏經諸函。隨其次弟為之目錄。而釋其回緣。允佛會之先

疑淨王淨

後。華譯之異同。皆於是著之。通考

李遵勗

遵勗字用和。探索宗要有年。聞慈照所舉因緣。頓明大法。述偈曰。參禪須是鐵漢。着手心頭便判。直趣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照結而印之。仁宗天聖中。遵勗廣傳燈錄三十卷。帝賜名天聖廣燈錄。御製序。遵勗讚佛詩云。仲尼推大聖。老氏稱古皇。天上及天下。應更無比量。傳灯

呂惠卿

惠卿字吉甫。福建人。號鐵船居士。仕至叅政。於法界觀研味已久。後看李長者華嚴合論。心地豁然。說偈曰。欲見文殊久。馳心向五臺。誰知黃卷上。指出妙光來。晉灯惠卿因成邊暇日遊五臺。至中臺。忽雲霧四合。暴風雷雨。聲振林壑。斯須有物狀如蒼虬。半出雲霧間。惠卿駭甚。及稍霽。見一童子。體黑被髮。以蒲自足纏至肩。袒右臂。手執梵夾。問惠卿曰。卿何見而駭如此。曰。夙有障緣。過茲惡境。童子曰。卿何求而至此。曰。願見大士。童子曰。欲見何為。曰。嘗覽華嚴。欲望大

士。發啓解心。庶幾箋釋流行。童子曰。諸佛妙意。簡易明白。先德註意可解。如十地品釋文。不過數紙。今時註近百卷。破碎大道。惠卿曰。童子敢呵前輩乎。童子笑曰。卿謬矣。此間一草一木。無非文殊。惠卿即頓首拜起之間。童子現大士形。跨獅子。隱隱雲中。不見。惠卿悔過。期再見童子。忽現童子於香几上。呵曰。胡為住相貪着之甚耶。惠卿曰。正欲世人。咸見大士示化之真容耳。乃命画工圖之。頃刻不見。華嚴感應傳

陳師道

師道字無已。號後山居士。彭城人。少刻苦好學。元祐中。蘇軾孫覺傳克俞薦於朝。授徐州教授。元符三年。詔治泰陵。登封令婁昇請因餘力修少林道場。成曰。面壁蘭社。師道為記。略曰。孔氏之門。顏閔冉皆無傳。仲弓之後。有荀卿。曾參之後。有孟軻。端木賜之後。有莊休。而荀孟莊之後。無聞焉。李氏之傳。關尹。尹之傳。復無聞焉。釋自能仁。二十八世。而為達磨。又六世。而為曹谿。至於今。又十有五世矣。而儒老子之徒。欲校源委。誤矣。后山集

三教源委

李觀

觀字泰伯。盱江人。皇祐二年。范文正公表薦之。就門除一官。復充太學說書。未幾而卒。嘗著潛書。力於排佛明教。高公携輔教編謁之。觀方留意讀佛經。乃悵然曰。吾輩議論。尚未及一卷心經。佛道豈易知耶。其門下士黃漢侏者。以書詰之。觀荅之。略曰。民之欲善。蓋其天性。古之儒者。用於世。必有以教道之。民之耳目。口鼻。心智。百骸。皆有所主。其異端。何暇及哉。後之儒者。用於世。則無以教道之。民之耳目。口鼻。心智。百

該皆無所主。含浮屠。何適哉。

陸中文集

陳瓘

瓘字瑩中。號了翁。又號華嚴居士。南劍州沙縣人。嘗為司諫。謚忠肅。公立朝骨鯁。有古人風烈。嘗謁靈源清禪師。執聞見以求解會。師曰。執解何宗。何日偶諧。離却心意識而參。絕却聖凡路而學。然後可也。公乃開悟。寄師偈曰。書堂兀坐萬機休。日暖風柔草木幽。誰識二千年遠事。如今只在眼睛頭。宣和初。奏議曰。儒與釋跡異而道同。不善用者用其跡。如梁之用齋。

戒漢之求神仙。是也。善用者用其心。如我宋祖宗是也。用其迹。則泥。泥則可得而攻。用其心。則通。通則無得而議也。用老子之無為。而斯民休息。用釋氏之饒益。而天下莫與爭。老氏曰。智者不言。釋氏曰。止止勿說。孔氏曰。默而識之。此祖宗之所躬行。而非有言之士。所能議哉。資監公撰三千有門頌曰。不思議假非偏假。此假本具一切法。真空不空。非但空。圓中圓。滿非但中。是故四門之初門。即是不可思議。假凡夫心具。即佛具。取着不圓。則不具。惟一具字顯。今宗入此。

字九在處要

宗者甚希有光教志公嘗曰佛法之要不在文字而亦不離於文字不在多讀只金剛經一卷足矣此經要處只九箇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梵語九字華言只一覺字耳中庸誠字即此字也此經於一切有名有相有覺有見皆掃為虛妄其所建立者獨此九字其字一其物一是一以貫之一非一二三四之一也。是不誠無物之物非萬物散殊之物也。年過五十。宜當留意。勿復因循。此與日用事。自不相妨。獨在心不忘耳。但日讀一遍。讀之千遍。其旨自明。早知則

早得力也 文憲通考

劉安世

安世字羆之大名人。號元城。元祐中為中書舍人。嘗曰孔子佛氏之言。相為終始。孔子之言。毋意。毋必。毋固。無我。佛之言。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其言第若出一人。但孔子以三綱五常為道。故色色空空之說。微開其端。令人自得耳。孔子之心。佛心也。假若天下無三綱五常。則禍亂又作。人無瞧類矣。豈佛之心乎。故儒釋道。其心皆一。門庭施設不同耳。又曰。古今大

三教更知更
儒著論毀佛法者蓋有說也。且彼尾重則此首輕。今為儒佛弟子者各主其教猶鼎足也。令一足失可乎。則鼎必覆矣。彼世之小儒不知此理。見前輩或毀佛教亦從而詆之。以謂佛法皆無足取。非也。士大夫多以禪為戲。此事乃佛究竟之法。豈可戲而為一笑之資乎。此亦宜戒。所謂禪之一字。於六經中亦有此理。佛易其名。達磨西來。此話大行。佛法到今果弊矣。只認色相。若渠不來。佛法之滅久矣。又上根聰悟。多喜其說。故其說流通。某之南遷。雖平日於吾儒及老先

生得力。然亦不可謂於此事不得力。世事有大於生死者乎。此事獨一味理會生死。有箇見處。則貴賤禍福輕矣。老先生極通曉。但不言耳。又曰。溫公著論詆釋氏。云其妙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某問如何是妙。曰。無我。千經萬論。只辨一箇我字。又問如何是誕。曰。其言天堂地獄不足信。曰。佛之設此。俾人易惡向善耳。且鄒衍謂天地之外。如神州赤縣者八九。莊子言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凡人耳目所不及。安知其無。公曰。吾欲扶教耳。鳴道集

查道

道字湛然。徙居海陵。性至孝。鑿冰求鯉。以養母。以文行稱於時。擢賢良。任至待制。守襄州日。聽禪師住石門。請道為撰僧堂記。略曰。自佛法廣被。達磨西來。具信根者。求證本源。衣不禦寒。食不充腹。及正法漸漓。人法替怠。百丈禪師。乃營棟宇。以安老病。邇來禪刹。競構宏壯。少年初學。恣卧其間。殊不知化緣者。勞形苦骨。施財者。徼福懺罪。明因果者。如卧鍊床。若當冤敵。自非朝夕。密密增長。聖胎。其次親善知識者。志求

解脫。可以暫容其形。龍神攸護。其或心汨益纏。身利温暝。不察無明。不知命縮。惟記語言。自謂究竟。紀盡遷謝。墮彼惡趣。丈夫猛利。得不動心者哉。

黃庭堅

庭堅字魯直。號山谷道人。謫涪州別駕。因號涪翁。後謫黔州。寓開元寺。寺有摩圍泉。又號摩圍老人。元祐中。為太史。嘗參黃龍心禪師。求入道捷徑。師曰。只如仲尼道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太史尋常如何理論。公擬對師云。不是不是。公迷悶不已。一日。

侍師山行。桂花盛開。師云。聞桂花香麼。公曰。聞師曰。吾無隱乎爾。公遂有省。因訪黃龍死心新禪師。新問云。死心死。學士死。彼此燒作灰。堆向什麼處相見。公無語。新云。晦堂處參得底。用未著在。後謫黔南。忽有省。乃云。尋常被天下老和尚謾却多少。唯有死心道人。不肯。可謂真實相為。公在黔。止酒絕慾。讀大藏經三年。常曰。利衰毀譽。稱譏苦樂。此之八風。於四威儀中。未嘗相離。雖古之元聖大智。有立於八風之外者乎。非學道不知也。公有發願文。略曰。我從昔來。因癡

有愛。飲酒食肉。增長愛渴。入邪見林。不得解脫。今者對佛。發大誓願。願從今日。盡未來世。不復淫欲。願從今日。盡未來世。不復飲酒。願從今日。盡未來世。不復食肉。願我以此。盡未來際。忍事誓願。根塵清淨。具足十忍。不由他教。入一切智。隨順如來。於無盡衆生界中。現作佛事。十方洞徹。萬德莊嚴。於刹刹塵塵。為我求証。開我迷雲。稽首如空。等一痛切。公與胡少汲書曰。公道學頗得力。治病之方。當深求禪悅。照破生死之根。則憂患淫怒。無處安脚。疾既無根。枝葉不能為

害。授子聰師。海會演師。道行高重。不愧古人。皆可親近。若從文章之士。學妄言綺語。只措無明種子也。撰荆南承天院記。略曰。儒者論一佛寺之費。蓋中民百家之產。實生民穀帛之蠹。雖予亦謂之然也。然天下之善人少而惡人多。王者之刑賞以治其外。佛者之禍福以治其內。則於世教豈小補哉。而儒者嘗欲合而軋之。是何理也。吉州慈恩寺仁壽塔記。略曰。隋文皇帝方隱約時。有異人。以舍利一掬遺之。曰。以此福蒼生。因忽不見。後周失御。隋文受命。仁壽改元。詔分

記院天承

舍利三十置浮圖於天下高爽之地。皆發光現瑞。二年。又以所餘舍利五十有三。分置五十三州。皆選有德行僧調護。至其州卜吉地。為浮圖。吉州發蒙寺其一也。傳灯并本集

晁說之

說之。字以道。濟北人。自號景遷。官至待制。嘗撰仁王般若經序。明智法師碑。論監明州鹽場日。常往南湖訪明智。聞三千境觀之說。欣然願學。通其旨。晚年日誦法華。自號天台教僧。統紀又從事禪學。故山谷有

念公坐癯禪。守心如縛虎之句。說之嘗答趙子和書略曰。戒釋迦牟尼佛。與阿彌陀佛。憫此衆生。乃同一願力。於無量無邊法門之外。建立此法門。釋迦賓之也。彌陀主之也。釋迦生之也。彌陀家之也。釋迦於病藥之也。彌陀使之終身不死也。釋迦之士。猶逆旅也。彌陀之士。猶鄉閭也。自西竺以望安樂國。與震旦之望安樂國。一也。

胡安國

安國字康侯。謚文定。紹聖中對策。詞幾萬言。哲宗親

擢為第三。除太學錄。建炎中。除徽猷閣待制。後以寶文閣學士致仕。晚號草庵。久依上封才禪師。得言外之旨。禪人舉斬猫兒話。問公。公以偈答曰。手握乾坤殺活機。縱橫施設在臨時。滿堂免馬非龍象。大用堂堂總不知。又寄上封。有曰。祝融峰似杜城天。萬江山在目前。須信死心元不死。夜來秋月又同圓。

張商英

商英字天覺。號無盡居士。童兒白記萬言。趙抃薦之。召赴闕。袖草笈憂國書以進。徽宗大觀四年六月。以

公入相時久旱是夕大雨御書商霖二字賜之初因入僧寺見藏經嚴整佛然曰吾孔聖之教不如胡人之書耶夜坐長思憑紙閣筆妻向氏曰何不睡去公曰吾正此著無佛論向氏曰既言無佛何論之有當著有佛論可耳公默而止後詣同列見佛龕前維摩經信手開視有云此病非地大亦不離地大倏然會心因借歸細讀向氏曰讀此經始可著無佛論公由是深信佛道初謁東林搃禪師遂蒙印可公漕江西見兜率悅禪師相與夜談及宗門事公曰比看傳燈

為翻翻

尊宿機緣惟疑德山托盃話悅曰若疑此話其餘則是心思意解何曾至大安樂境界公憤然就榻屢起夜將五鼓不覺踢翻溺器忽大有省發即叩悅門謂悅曰已捉得賊了也悅曰賊在何處公擬議悅曰都運且寢翼旦公乃述偈曰鼓寂鐘沉托鉢回岩頭一拶語如雷果然只得三年活莫是遭他授記來公著護法論首云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以仁義忠信為道耶則孔子固有仁義忠信矣以長生久視為道耶則曰夕死可矣是果求聞何道哉豈非大覺慈尊

識心見性無上菩提之道也。不然則列子何以謂孔子曰。丘聞西方有大聖人。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列子學孔子者也。而遽述此說。信不誣矣。孔子聖人也。尚尊其道。而今之學孔子者。未讀百十卷之書。先以排佛為急務者。何也。

徐俯

俯字師川。懷竒負氣。七歲能詩。為其舅黃山谷所知。嘗扣問靈源清禪師。禪道。師荅以書畧曰。古之達人。

所以鑒世間如影響了。聖道如蘆廬者。無他。自微心源而已。云云俯靖康初。為尚書負外郎。與朝士同志者。掛鉢於天寧之擇木堂。力叅圓悟。悟亦喜其見地超邁。一日。至書記寮。指悟頂相。曰。這老漢。脚根猶未點地。在。悟頓面曰。壑裡何曾走。却驚俯曰。且喜老漢脚根點地。悟曰。莫謗他好。普灯俯跋護法論白。無盡居士護法之心。可謂至矣。於三教中。皆有勸戒。然苦口者是良藥。逆耳者是忠言。其實指歐陽修之過者。余知無他。亦罰一誠百之謂也。覽者宜悉焉。

蔣之奇

之奇字穎叔。仁宗朝舉賢良方正科。試六論。官至翰林學士。同知樞密院事。嘗作楞伽經序略曰。之奇嘗苦楞伽經難讀。又難得善本。太子太保致政張公。施此經。而眉山蘇子瞻為書而刻之。板以為金山常住。金山長老佛印大師了元持以見寄。之奇為之言曰。佛之所說經總十二部。而其多。至於五千卷。方其正法流通之時。人有聞半偈得一句。而悟入者。蓋不可為量數。至於像法末法之後。去聖既遠。人始溺於文。

字。有入海筈沙之困。於一真體乃慢不省解。於是。有祖師出焉。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以為教外別傳。於動容發語之頃。而上根利慧之人。已目擊而得之矣。之奇過南都。謁張公。親聞公說。自三司使翰林學士。出守滁州。一日。入瑯琊僧舍。見一經函。發而視之。迺楞伽經也。恍然覺其前生之所書。筆畫宛然。自以為宿習之緣矣。人之以是一真不滅之性。而生死去來於天地之間。其為世數。雖折天下之草木。以為籌筭。不能筭之矣。然以淪於死生。神識疲耗。不能復記。惟圓

明不昧之人。知焉。有如張公。以高文大冊。再中制舉。登侍從。秉鈞軸。出入朝廷。逾四十年。風烈事業。播人耳目。則其前身當為大善知識。無足疑者。其能記憶前世之事。豈不謂信然哉。

郭祥正

祥正字功甫。官至殿中丞。所居有醉吟庵。功甫自當塗絕江。謁舒州白雲端禪師。師問曰。牛淳乎。功甫曰。淳矣。師叱之。功甫拱手而立。師曰。淳乎。淳乎。商泉大瀉。無異此也。乃贈偈曰。牛來山中。水足草足。牛出山

去。東觸西觸。一日。到黃梅東山。請演禪師說法。乃於法座前拈香云。此一瓣香。爇向爐中。為光明雲。遍滿法界。供養我堂頭師兄。禪師伏願於此雲中。方廣座上。擘開面門。放出先師頂相。與諸人描貌。何以如此。白雲岩畔。舊相逢。昨日今朝事不同。夜靜水寒魚不食。一爐香散白蓮風。資監并統紀

秦觀

觀字少游。號太虛公。高郵人。元祐初。東坡以賢良方正薦於朝。除太學博士。官至國子編修。東坡又嘗薦

60 1 2 3 4 5 6 7 8 9 70 1 2 3 4 5 6 7 8 9 80 1 2 3 4 5 6 7 8 9

佛門

於安石王公安石曰君奇秦君口之而不置我得其
文手之而不釋觀門世事佛聞端獅子道風一日端
至高郵觀請就廣慧寺升座端以手自指云天上無
雙月人間只一僧一堂風冷淡千古意分明觀肯之
僧傳有五百羅漢圖記寶林龍井等記 文具淮海集

林逋

逋字君復梅聖俞為逋撰詩序畧曰天聖中聞寧海
西湖之上有林君嶺嶺有聲若高峰瀑泉望之可愛
即之逾清挹之甘潔而不厭也君咸平景德間會天

詩送

子修封禪未及詔聘終老不及施用於時及其歿矣
謚曰和靖先生嘗作詩送慈雲懺主謁金陵王安石
曰高牙熊軾隱鈴齋棠樹陰濃長綠苔丞相望尊寶
謁少清言應待道人來天竺孱顏暫掩扉講香浮穗
上行衣白猿聲裡生公石莫遣移文怨晚歸翫天竺
慈雲大師詩曰林表飛來色猶慙又卜隣公回一水
路夢想五天人謝絕空園草沉冥滿几塵暮雲如有
得寧謝寄聲頻 本集

尹洙

名

二百九十七

汴字師魯深於春秋慶曆初遷起居舍人貶均州監
稅而卒其孫尹和靖也初師魯疾革而范資政命朱
炎夜往候之師魯謂炎曰吾死生如何炎曰脈不可
也師魯曰吾亦自知因說素學佛於法昭禪師吾今
資此也及其夕三鼓屏人隱几而終其神不亂輔教

包拯

拯字希仁慶曆中為御史中丞後拜樞密謚孝肅天
性嚴厲未嘗有笑容人謂包公笑比黃河清公為京

兪尹民有自陳以白金百兩寄戒者亡矣今還其家
其子不受望公召其子還之公嘆異即召其子語之
其子辭曰先父存日無白金私寄他室二人相讓父
之公乃以金付在城寺院修冥福以薦幽爽本傳

江公望

公望字民表釣臺人徽宗朝除左司諫蔬食清修述
菩提文念佛方便文以勸道俗有子阜亡託夢舅氏
曰為粟吾父乞就天寧寺看寶積經庶歸生善處吾
父修行功業已成冥府有金字碑云嚴州江公望身

源托古子

居言責志慕苦空。躬事熏修。心無愛染。動靜不忘於佛法。言談罔失於宗風。名預脫於幽闕。身必歸於淨土。宣和末。知廣德軍。一旦無病面西而化。公望嘗曰。利根之人。念念不生。心心無所。六根杳寂。諸識消落。法法全真。門門絕待。瞥爾遂成真如實觀。初機後學。唯除賓客寒溫時。大小便利時。可暫停念。如或未免。葷茹睡卧未至昏瞑。乃至營辦家事種種作務。自不用舍。亦自不相妨礙。心口念念聲聲稱誦聖號。更有甚邪思惡慮敢萌於心。自然純一無雜。若能都攝六

根。淨念相繼。不過旬月。便成三昧。所謂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上根大慧。一念直超。平展之流。善觀方便。

楊時

時字中立。號龜山先生。明道門人。學有本源。為一世儒宗。徽宗朝。為國子祭酒。嘗曰。微生高乞醢。以與人。孔子不以為直。維摩經云。直心是大道場。儒佛至此。實無二理。又曰。圓覺經云。作止任滅。是四病。作即助長。止即不芸。任滅即無事。鳴道集時與東林總禪師友善。謂師曰。禪學雖高。却於儒學。未有所得。師曰。儒學

與

釋

紫要處也。記得些子。且道君子無入而不自得。得個甚麼。時默然。師又與時言十識第八庵摩羅識。此言白淨無垢。第九阿賴耶識。此言善惡種子。白淨無垢。即孟子之言性善。性善則可謂探其本也。言善惡混。乃於善惡未萌處。實監時又問曰。孟子道性善。是否。師曰。是時又問性何以善言。師曰。本然之性。不與惡對。後朱子謂總老此語却是。西山讀書記

游酢

酢字定夫。與楊時同學於伊川之門。徽宗朝除監察

御史。嘗謁開福寧禪師。乞指心要。師曰。道不在說與示也。說示者。方便耳。須用就己知歸。外求有相。佛與汝。不相似也。酢默然。後致書於師曰。儒者執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各盡其分。罔有不合道者。釋氏謂世間虛幻。要人反常反道。肯殊用異而聲可入。心可通哉。師答曰。人溺情塵愛網。晝忍夜度。無一息之停須力與之決。願收其心之放。死生乃可出。若只括其間異。盡分於父子數者之間。我習內熏。愛緣外染。於道何能造合。能反厥常。則心自通。道自合。不然。難以

口舌爭也

資監

韓駒

駒字子蒼。政和初。除正字。終徽猷閣待制。江西詩派之一也。嘗問道於草堂清禪師。致書云。近閱傳燈言。通意料。頗合於心。但世緣萬緒。情習千端。未易消釋。須有切要明心處。毋悞指教。清答云。欲究此事。善惡二途。皆勿萌於心。能障人智眼。文字亦不必多看。塞自悟之門。子蒼得此指導。乃述意云。鐘鼎山林無二致。閒中意趣。靜中身。都將聞見。歸虛照。養性存心。不

問人

呂正己

正己。顯謨閣學士。參長蘆且庵仁禪師。嘗問師曰。衣裏藏珠。是甚麼人。師起抖擻曰。一物也無。正己唯唯。師贈偈曰。君今親切到長蘆。抖擻衣衫一物無。此去逢人如有問。但言風急浪花麤。正己投機偈云。針芥相投夙有緣。千年孤立雪庭寒。禪人若問前程事。萬里長安到不難。師可之。資監

佛法金湯編卷第十三

天台如惺重校

太史唐抑所助

俞公邁朱我沾陸百之助

佛法金湯編卷第十四

會稽沙門

心泰

編

天台沙門

真清

閱

南宋

都杭起高宗丁未。盡幼主丙子。七主。一百五十年。

高宗

帝諱構徽宗第九子。母章氏。徽宗夢武肅錢王入室已而生帝。初封康王。即位於宋州。丁未。改建炎元年。帝幸維揚。二年正月。詔金山住持克勤入對行在所。

佛法金湯編卷第十四

三百九十一

對入 勅
遣八人翊師升殿。賜坐。朕素知師道高妙。可得聞乎。
師曰。陛下以仁孝治天下。率土生靈。咸被光澤。雖草木昆蟲。各得其所。此佛祖所傳之心也。此心之外。無別有心。若別有心。非佛祖之心矣。帝大悅。賜圓悟之號。師奉旨就揚州雍熙禪寺說法。上問師居金山。如何。曰。金山在大江之中。臣老且病。願歸山林。以盡天年。乃勅住江西雲居。三年。金人將至揚州。上渡江。至鎮江。幸杭州。升杭為臨安府。十二月。至明州。四年。至台之章安鎮。正月三日。入金鰲山寺。有僧禱於佛前。

皆憂時保國之語。上問何典。僧曰。護國金光明懺也。二月。駐溫之江心寺。聞僧祈祝甚虔。上悅。賜額曰龍翔。辛亥。改元紹興。二年。駐蹕臨安。以法道法師隨駕南巡。詔道入見。上從容謂曰。上皇為妖人所惑。毀師形服。朕為師去此黥涅。道曰。上皇御墨。不忍毀除。上笑曰。此僧到老倔強。勅道住東林太平禪寺。五年。上幸上天竺。以萬歲香小奉供。觀音大士。召住持應如。對語稱旨。賜金帛。以勉修造。七年。詔宗杲住徑山能仁禪寺。八年。詔賜天下僧尼勅綾度牒。九年。大赦天

下詔諸路軍州建報恩光孝禪寺為徽宗追薦之所。廿六年宗杲自梅陽回冬詔住明州育王廣利禪寺。廿八年詔杲再住徑山三十年詔謚天竺慈雲尊者。曰懺主禪慧法師塔曰瑞光紹興末年上曰感夢迎請護國摩利支天像奉安中天竺寺以為雨暘祈禱仍改寺額曰天寧萬壽永祚禪寺初政和六年元照律師示寂塔全身於西湖之靈芝至是光發塔所上親臨視加謚圓鑒戒光大智律師上嘗於禁中書金剛圓覺普門品心經七佛偈暇日常有披覽稽古畧

統紀中空碑

孝宗

帝諱昚初名伯琮秀王子偁之子太祖七世孫生伯琮於秀州有嘉禾之瑞高宗喪太子選得伯琮鞠於宮中封普安郡王立為皇子賜名諱紹興末賜名昚立為皇太子年三十六受內禪改元隆興史畧上在王邸遣內都監黃彥節至徑山命杲禪師就山中舉揚般若師說偈云大根大器大力量荷擔大事不尋常一毛頭上通消息徧界明明不覆藏上嘉嘆之及

封建王。又遣內知賓至徑山。供五百羅漢。賜鈔喜庵三字。及真讚。又讚布袋和尚。和高宗韻。曰。袋貯乾坤。杖批日月。巍巍苴苴。聖中之絕。慙慙癡癡。僧中之傑。令行弓一棒。一條痕。逗機兮殺人。湏見血。別。別。分明一點爐中雪。隆興元年七月。上御選德殿。制觀音菩薩贊。曰。猗歟大士。本自圓通。示有言說。為世之宗。明照無二。等觀以慈。隨感即應。鈔不可思。九月。詔景禪師問佛法大意。師卧疾不起。特賜大慧之號。乾道三年二月。上幸上天竺。展敬觀音菩薩。問住持若訥倚

故歲修金光明懺。訥曰。大梵尊天是娑婆世界主。釋提桓因。御三十天。以臨下土。四鎮天王共誓護國護民。故佛為諸天說金光明三昧。此帝王盛世之典也。故宜歲歲修之。上說擢訥右街僧錄。四年四月八日。宣訥領五十僧入內觀堂。行護國金光明三昧齋。罷命訥說法。上悅。進左街僧錄。賜號慧光。稽古畧六年十月。詔杭州臯亭山崇先院住持瞻堂慧遠住靈隱禪寺。一日。上遊下竺。見佛國山厨中漉水囊。行道觀音像。召遠問曰。山既飛來。何不飛去。遠曰。動不如

靜。又問水中衆生。以囊漉之。火裡衆生。將甚麼漉。遠曰。他家自有通霄路。又問觀音手拈數珠。念個甚麼。遠曰。求人不如求己。上大悅。賜號佛海資監。七年二月。宣遠入對選德殿。賜坐。上曰。如何免得生死。遠曰。不悟大乘。終不能免。上曰。如何得悟。遠曰。本有之性。究之。無不悟者。上曰。悟後如何。遠曰。始知脫體現前。了無毫髮可見之相。上首肯之。稽古畧淳熙二年三月。上幸上竺。賜白雲堂印及靈隱直指堂印各一顆。主管教門事。上竺碑三年春。詔台州報恩光孝寺住

持德光。入見。光以二月渡江。上問古有浮笠而渡者。可謂神通。光曰。宗門下。不貴神通。只貴眼明。上悅。勅住靈隱。繼遠之席。十一月。召光入內。觀堂。上問。朕心與佛心。是同。是別。光曰。直下無第二人。上曰。恁麼則佛即是心。心即是佛。光曰。成一切相。卽心。離一切相。卽佛。又問。釋迦老子。雪山六年所成何事。光曰。將謂陛下忘却。皇情大悅。賜號佛照資監。七年秋。召雪竇寺住持寶印。入對選德殿。上曰。三教聖人。本同這個道理。印曰。譬如虛空。東西南北。初無二也。上曰。今時

士大夫學孔子者多只工文字語言不見夫子之道不識夫子之心唯釋氏不以文字教人直指心源頓令悟入不亂於死生之際此為殊勝印曰非唯後世學者不見夫子之心當時孔門顏子號為具體盡力只道得個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如有所立卓爾上曰莊老何如人印曰即是佛法中小乘聲聞人也蓋小乘厭身如桎梏棄智如禱毒化火焚身即如莊子所謂形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若大乘人度衆生盡方證菩提正如伊尹所謂予天民之先覺者

論道原刑

也將以斯道覺斯民也有一夫不被其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也上大悅詔印住徑山十年春上註圓覺經命印刊行印請老於退居庵上賜其庵曰別峰奏對錄十六年上遜位退居南華宮制原道論略曰朕觀韓愈原道言佛老之相混三教之相紕但文煩而理迂耳揆聖人之用心則未昭然何則釋氏專窮性命棄外形骸不着名相又何與禮樂仁義哉然猶立五戒曰不殺仁也不淫禮也不盜義也不酒智也不妄信也如此與仲尼何遠乎老子之書其所寶者

三。曰慈曰儉曰不敢為天下先。孔門曰溫良恭儉讓。而與孔聖果相悖乎。蓋三教未泯。昧者執之。自為異耳。朕謂以佛修心。以老養生。以儒治世。斯可也。聖政錄

光宗

帝諱惇。孝宗第五子。年四十四。自喪宮受禪。尊孝宗為太上皇。紹熙初。上居重華宮。詔許若訥法師肩輿出入。註金剛經進呈。上製讚文。四年正月。詔佛照德光禪師住徑山。

寧宗

帝諱擴。光宗之子。初封嘉王。慶元元年。詔許佛照還育王。歸老東庵。三年。詔崇岳禪師住靈隱。

理宗

帝初諱與莒。榮王希彊之子。太祖十世孫。寧宗之姪。後改名的。年二十。即位。改寶慶元年。四年。天旱。詔保寧寺慧開禪師入文德殿升座。祈雨獲應。賜號佛眼。嘉熙元年。太后王氏卒。詔徑山師範禪師入對。修政殿。賜金欄僧衣。宣詣慈明殿升座說法。上垂簾而聽。

賜號佛鑑。恭聖仁烈皇帝升遐。仍詔師範升座。既而乞歸山林。復賜圓照之號。淳祐元年。上夢觀音坐於竹石間。及覺。延圖形刻石。御讚曰。神通至妙。隱顯莫測。功德無邊。予應感奚速。時和歲豐。予祐我生民。兵寢刑措。予康此王國。仍書廣大靈感四大字。加於觀音聖號之上。又書心經一卷。賜上竺刻石。又讚千佛偈云。一佛不二。千佛奚別。如處處水。現在在月。無去無來。不生不滅。梅花開後。前村深雪。又書應夢名山四大字。賜四明雪竈禪寺。寶監并寺碑

張浚

浚字德遠。號紫巖。紹興中。拜相。封和國公。孝宗朝。封魏國公。謚忠獻。南軒之父也。圖悟勤公歸蜀。住昭覺寺。公問道於師。師曰。石頭云。却物為上。逐物為下。若能於物上轉得疾。一切立在下風。師復示以偈曰。收光攝彩信天真。事事圓成物物新。內若有心還有物。何能移步出通津。公伏膺。援偈曰。教外單傳佛祖機。本來無悟亦無迷。浮雲散盡青天在。日出東方夜落西。師然之。曰。公輔相之日。毋忘護教。大慧禪師在泉

州雲門庵。公在蜀。圓悟親以師囑。謂真得法髓。公回朝。遂以臨安府徑山延之。恐師痛事韜晦。必欲致之。乃移書泉守劉公彥修。趣其行。師奮然而起。公居長沙。其母秦國夫人。問道於大慧。夫人疾亟。曰。妙喜老師。此生無復見也。我有私恩未報。公三走介。徃宜春。趣師之行。由是無程而至。夫人捐館矣。公謂師曰。先妣願供養和尚一年。為德之報。今無復得。浚謹遵遺訓。師幸少留。以九夏之期。盡其敬奉。一慰先妣之願。二伸人子之心。遂館於光孝寺之東堂。以盡誠敬。

深行公議

監并大慧年譜

紹興末。公判建康軍。府嘗撰寶誌公

行狀。畧曰。師諱寶誌。金陵人。宋元嘉中。示迹於東陽市。古木鷹巢中。朱氏婦汲水。聞嬰兒啼。遂致育之。因以朱為姓。後施宅為寺。即今寶林寺是也。師鏡容鷹爪。不類凡童。七齡入京。師鐘山道林寺。師事僧儉。修習禪業。至宋太始初。忽離是寺。居止無定。持一錫杖。掛刀尺。拂子鏡帛。之類。徒跣於闌闔。鬢髮長數寸。飲食不擇。或數日不食。而無飢容。或一日數食。而無飽態。齊建元間。異跡頗著。士庶恭事者。不可勝數。梁武

踐祚益加優禮師嘗求魚膾於帝帝雖從請意頗惡之師索水吐盆中魚活如故有水浮江中沂沅而上帝與師及士庶觀之師舉錫一招水隨至岍廼紫檀也帝勅供奉僧紹刻師之像既克肖矣但少鬚髮師拔髮挿像兩鬚髮即隨長帝勅張僧繇寫師真容竟不能就師遂以爪劃開面門現十二面觀音相曰毘婆尸佛早留心直至今不得妙徐陵三歲其父攜往見師師撫其頂曰此天上石麒麟也中大同丙寅冬師移華林園金像於所住房帝曰師將去我耶

未及旬日是年十二月示疾帝命奏樂晝夜不絕至初六日而終於興皇寺瘞全身於鐘山皇女永安公主為造塔五層塔前建開善精舍梁錫妙覺大師應世之塔太平興國七年賜額太平興國禪寺真宗朝詔天下避師諱祇稱寶公乃改賜道林真覺之號高宗加慈應慧感大師賜其塔為感順云

胡寅

憲字明仲號致堂建炎中拜起居郎諸子嘗侍坐數盃之後歌孔明出師表誦陳了翁奏章曰可謂豪傑

之士也。王隨刪傳燈錄。改名玉英集。寅作序。

張九成

九成字子韶。號無垢居士。學于楊時之門。紹興中。對策。上曰。忠鯁可嘉。擢置第一。謫南安。又自號曰橫浦居士。官至秘閣修撰。嘗謁善權清禪師。問曰。此事人人有分。個個圓成。是否。清云。是。公曰。為甚麼却無箇入處。清於袖中出數珠云。此是誰底。公俛仰無對。清復袖珠云。是汝底。則拈取去。纔涉思惟。即不是也。公悚然有省。遂看栢樹子話。忽聞蛙聲。釋然證入。說偈。

云。春天月下一聲蛙。撞破乾坤共一

麼時說

會得。嶺頭脚痛有玄沙。公與汪應辰登徑山。問道於大慧。公與師談格物之旨。師曰。公只知有格物。而不知有物格。頰領深旨。投偈曰。子韶格物。曇晦物格。欲識一貫。兩個五百。傳灯子韶嘗曰。九成每聞徑山老人所舉因緣。豁然四達。如千門萬戶。不消一踏而開。九成了。末後大事。實在徑山老人處。此一瓣香。不敢孤負他也。年譜

呂本中

本中字居仁。紹興初。賜進士第。除中書舍人。平生因詩以窮。耽禪而病。清癯如不勝衣。作江西傳衣詩派圖。推黃山谷為詩祖。列陳無已等凡二十五人為法嗣。本中嘗致書問大慧禪要。慧答書畧曰。千疑萬疑。只是一疑。話頭上疑破。則千疑萬疑一時破。若一向問人。佛語又如何。祖語又如何。諸方老宿語又如何。永劫無有悟時也。本中自是有省。

尤袤

袤字延之。自號遂初。紹興中。擬延之為秘書丞。張南

孝宗開台

軒得報曰。此真叔丞矣。終禮部尚書。謚文簡。聞釋氏有出世之法。心向慕之。見廬山歸宗禪師。欲謀隱計。朱文公寄詩。有逃禪公勿遽。且畢區中緣之句。出守台州。孝宗臨軒親遣。曰。南台有何勝槩。延之曰。太平洪福。國清萬年。上曰。聞石橋應真。是五百強漢。時忽出現。卿以何法處之。延之監起拳曰。臣有金剛王寶。劍在上。喜。乃書遂初老人四字。賜之。延之到台。一以慈愛蒞民。

資監

張栻

金湯編卷五

世

祇見萬原

棻字敬夫。號南軒。官至祕閣修撰。見萬庵顏禪師曰。道之所在。可以心寓。不可以力求。師謂如何。師曰。會醫少病。公曰。見即便見。擬思即差。又作麼生。師曰。知有還同不知有。公曰。政當知有時如何。師曰。聞聲見色。只如常。公豁然有省。乃留偈曰。聞聲見色。只如常。熟察精粗。理自彰。脫似虚空藏。碧落曾無少。剩一毫芒。資監

李浩

浩字德遠。紹興末。為光祿丞。常閱楞嚴經。謁應庵華

禪師。叩問禪道。不旬日而躋堂奧。以偈寄同僚康教授曰。門有孫賓鋪。家存甘贄妻。夜眠還早起。誰悟復誰迷。資監

王十朋

十朋字龜齡。永嘉人。紹興中。廷試第一。號梅溪先生。有梅溪集行於世。官至侍御史。公嘗謁處州南明雪堂行禪師。問曰。先佛說法。觀根發言。依言立義。可以誦而習之。禪門乃撥去文字。謂至道不可以理求。真理不可以識解。要人見性成佛。既撥去文字。復刊藏

益為開卷而

卷一

三百四



60 1 2 3 4 5 6 7 8 9 70 1 2 3 4 5 6 7 8 9 80 1 2 3 4 5 6 7 8 9

晉天逆夢

經流通。何耶。師曰。經是佛語。以心為宗。心若不明。唯認佛語。欲以理求識解者。譬如說食終不能飽。要在立志堅確。行之精進。若不如此。要做聖賢事業。至聖賢地位。何可得哉。資監嘗夢遊天台。石橋神僧數百出迎。指公與衆曰。彼前身巖首座也。曾寫此碑。後親到石橋。與夢中所見之境無異。遂留詩云。石橋未到已先知。入眼端如入夢時。僧喚我為巖首座。前身曾寫石橋碑。梅溪集中。有王荆公與佛慧泉禪師曰。世尊拈花。出自何典。泉曰。藏經所不載。公曰。頃在翰苑。

偶見大梵王問佛決疑經三卷。有梵王在靈山會上。以金色波羅花獻佛。請佛說法。世尊登座。拈花示衆。人天百萬。悉皆罔措。獨迦葉破顏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分付摩訶迦葉。

會開

開字天游。官至侍郎。紹興辛未。佛海遠禪師住三衢光孝。開曰。如何是善知識。遠曰。燈籠露柱。猫兒狗子。遂有省。呈偈曰。咄。這瞎驢。叢林妖孽。震地一聲。天機漏洩。有人更問道。如何拈起拂子。薦口截。遠曰。也得。

金瓶梅卷五

五

三十一

一板。又致書大慧曰。今幸私家塵緣都畢。閒居無事。正在痛自鞭策。以償初志。第恨未得親炙教誨耳。一生敗闕。已一一呈。似必能洞照此心。望委曲提警。日用當如何做工夫。庶幾不涉他途。徑與本地相契也。如此說話。敗闕亦不少。但方投誠。自難隱逃。良可慙也。至叩大慧答書曰。時時於靜勝中。切不可忘了須弥山。放下着。兩則語。但從脚下着實做將去。已過者不須怖畏。亦不必思量。思量怖畏。即障道矣。但於諸佛前發大誓願。願此心堅固。永不退失。仗諸佛加被。

遇善知識。一言之下。頓忘生死。悟證無上正等菩提。續佛慧命。以報諸佛莫大之恩。若如此。則又又無有不悟之理。大慧書問。

李光

光。字泰發。上虞人。紹興中。叅大政。謚莊簡。守宣城日。適彰教寺虛席。具疏請隆禪師為住持。即虎丘嘗致書大慧問禪要。慧荅書曰。大叅相公。昔所學。已見於行事。臨禍福之際。如精金入火。愈見明耀。又決定知華嚴重重法界。斷非虛語。則定不作他物想矣。其

餘七顛八倒。或逆或順。或正或邪。亦非他物。願公常作是觀。妙喜亦在其中。異日相從於寂寞之濱。結當當來世香火因緣。成就重重法界。以實其事。豈小補哉。書問

李邴

邴字漢老。官至叅政。醉心祖道。及見大慧舉趙州庭栢話有省。後以書咨決曰。邴近叩籌室。伏蒙激發蒙滯。忽有省入。顧惟根識暗鈍。平生學解。盡落情見。一取一捨。如衣壞絮行草棘中。適自纏繞。今一笑頓釋。

慧大咨書

所疑欣幸可量。非大匠委曲垂慈。何以致此。自到城中。著衣喫飯。抱子弄孫。色色仍舊。既無拘執之情。亦不作奇特之想。其餘宿習舊障。亦稍輕微。臨行叮寧之語。不敢忘也。重念始得入門。大法未明。應機接物。觸事未能無礙。更望有以提誨。使卒有所至。庶無玷於法席矣。書問大慧住徑山。作千僧閣。成邴為記。略曰。師於臨濟為十二代孫。其道大。故其攝者衆。其門峻。故其登者難。其旨的。故其悟者親。其論高。故其聽者驚。且疑四方學者。肩摩袂屬。師遇之。未嘗假詞氣。

接殷懃拒之而不去。踈之而益親。至於水洒挺逐而戶外之屨常滿。院去城百里。自唐國一禪師始。斬蓬藿驅龍蛇而居之。寺無常產。山之神龍實助其緣化。師至之始。衆纔三百。二年。法席大興。衆將二千。院有僧堂二。不足以容。又於寺之東建層閣十楹。以廬舍。那南向。峽然居中。列千僧案位於左右。設連床。齋樹於其下。予嘗問道於師。聞之而嘆曰。非成是閣之難。致其衆之難。非致其衆之難。道行而不能使其衆不至之難。一閣之成。在師何足道。而循襲齷齪之者以

為奇特。不亦陋甚矣哉。大慧年譜

馮楫

楫字濟川。蜀遂寧人。號不動居士。自持叩諸名宿。最後居龍門。從佛眼遠禪師。一日。同遠經行法堂。偶童子趨庭吟曰。萬象之中獨露身。遠拊楫背曰。好禪。楫於是契入。紹興丁巳。除給事中。會大慧就明慶開堂。慧下座。楫挽之曰。和尚每言於士大夫曰。此生不作這虫豸。今日回甚。却納敗闕。慧曰。盡大地是個呆上座。你向甚處見他。楫擬對。慧學之。楫曰。是我招得。因

坐夏徑山。榜其室曰不動軒。後知瀘州。所至於道無
倦。嘗自詠曰。公事之餘喜坐禪。必會將脅到床眠。雖
然現出宰官相。長老之名四海傳。紹興二十三年秋。
乞休致。報親以期。以十月三日報終。至日。令後廳置
高座。見客如平日。辰巳間降階。望闕肅拜。書偈曰。初
三十一。中九下七。老人言盡。龜哥眼赤。書畢。拈拄杖。
按膝而化。楫亦建炎後。凡名山鉅剎。藏經殘失。遂以
已俸印施補之。足五千餘卷者。凡四十八歲。用祝君
壽。以康兆民。門人蒲大聘嘗誌其事。有語錄。頌古。行

于世傳

米友仁

友仁。字元暉。芾之子。自號懶拙翁。文詞書畫。深得家
法。紹興間。為工部侍郎。權兵部尚書。嘗游虎丘。手書
曰。釋云。縱使百千劫。所作業不忘。因緣會遇時。果報
還自受。吾觀苦海一切衆生。往往多造無量大業。過
日。豈能知有善惡之報。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而不
知怖者。只因衣食不足。愛緣迷迫。見利忘義。遂致於
此。豈更顧墮地獄中。輪迴受苦也哉。我勸諸有情。莫

作諸業。奉行衆善。前人詩云。只恐為僧心不了。為僧心了。搃輸僧。可謂名言。出家兒。舍去愛緣。總未能超。悟上乘。視塵世中造業深者。蓋已雲泥也。

周必大

必大。字子充。吉安廬陵人。紹興中。中博學弘詞科。溥熙中。拜右相。封益公。嘗撰佛照光公塔銘。曰。法不孤起。道不虛行。續佛慧命。必有其人。其人謂誰。佛照禪師是也。師諱德光。姓彭氏。臨江軍新喻縣人。云云。予聞時。卽因緣。針芥啐啄。從上諸聖。不能強為。喻筏刻

光塔銘

舟徒增我慢。又况對御法語。世已派布。得道源流。接物機要。叢林門第。各存語錄。姑叙住世大略。如此。銘曰。我聞萬生。各具佛性。人有未見。見或未盡。偉哉光公。宿習戒定。頓入悟門。遂傳心印。福慧兩足。行解兼進。巍巍孝宗。見聖由聖。與師晤言。謂發深省。晚歸東庵。不倦接引。八十三年。報緣已竟。勿云鏡明。昔現今隱。一物本無。何用照映。勿云谷虛。有叩隨應。十方皆空。何論銷殞。摘葉拈花。繫風捕影。持問塔中。解顏微笑。

錢端禮

端禮字處和。號松窓。仕至參政。嘗參護國元禪師。有悟入。淳熙間。示微疾。請平田行機禪師入卧內。跏坐談笑。忽謂機曰。浮世虛幻。本無去來。四大五蘊。必歸終盡。雖佛祖具大威德。亦不得免。這一着子。蓋為地水火風。暫時湊泊。昧者認為自己。從上諸聖。去住自在。今吾如是。豈不快哉。遂歛目而逝。傳灯

史浩

浩字直翁。四明人。孝宗朝拜相。封衛國公。又封越王。

淳熙乙巳。掛冠歸四明。自號真隱居士。每從南湖智遠法師問法要。乃於東湖創月波樓。做補陀巖。結洞室以安大士。浩過金山。覽梁武儀範之盛。謂報恩度世之道在是。乃於月波山創殿。設十界像。與名僧講究制儀。文四卷行於世。公之子彌遠相寧宗。封衛王。衛王之子宇之。觀文殿大學士。彌忠之子嵩之。相理宗。衛王建明州七山寺。觀沿途接待。浩嘗撰南湖法智大師像讚。白靈山一席儼在天台。後十三葉復生奇材。唱道四明。講肆宏開。濤海聲聞。欲欲雲雷。章聖

在御中使鼎來得法大旨。皇皇恢恢。錫號法智宸章。昭回。祗今後學。咸仰崔嵬。蘭馨菊芳。本一根莠。嗚呼。是為法宇之柱石。教鼎之藍梅。宜茲幻影。經千古而無塵埃。宋史并統紀

錢象祖

象祖相寧宗。守金陵日。嘗問道於保寧無用全禪師。又問道於護國此菴元禪師。師曰。欲究此事。須得心法。兩忘。乃可。法執未忘。契理亦非悟也。公曰。纔涉唇吻。便落意思。如何。師曰。本自無瘡。勿傷之也。公渙然。

有得寶島公嘗於鄉州建接待十所。皆以淨土極樂名之。創上菴。高僧寮。為談道之處。自左相辭歸。益修淨業。偶得微疾。僧有問起居者。則曰。不貪生。不怖死。不生天。不生人。唯當往生淨土耳。言訖。趺坐而化。時天鼓震響。異香芬郁。未終之前。郡人咸聞空中言。錢丞相當生西方淨土。為慈濟菩薩。淨土傳

王日休

日休字虛中。龍舒人。為國學先生。作六經訓傳數十萬言。一旦捐之。曰。是皆業習。非究竟法。吾其為西方。

之歸乎。自是一志念佛。日課千拜。一日。厲聲念佛。忽云。佛來接我也。屹然立化。有淨土文。行於世。嘗曰。參禪大悟。超脫生死輪迴。固為上矣。然至此者。恐少。若修西方。則直截輪迴。萬不漏一。故今勸參禪之人。每日留頃刻之暇。修於西方。若果大悟。得超輪迴。去佛地尚遠。更往見阿彌陀佛。展禮致敬。有何不可。淨土文

佛法金湯編卷第十四

天台釋如惺重校

鄉進士 倪元錫 刻十四卷

佛法金湯編卷第十五

會稽沙門 心泰 編

天台沙門 真清 閱

朱熹

熹字元晦。號晦庵。新安人。紹熙中。除煥章閣待制。理宗朝。贈太師。封徽國公。謚文公。公少年不樂讀時文。因聽一尊宿說禪。直指本心。遂悟。昭昭靈靈。一看。十八歲。請舉。時從劉屏山。屏山意其留心舉業。暨搜其篋。只大慧禪師語錄一帙耳。有父雨齋居誦經詩曰。

佛法金湯編卷十五

二百〇九

端居獨無事。聊披絳氏書。暫息塵累牽。超然與道俱。
云云公嘗致書於開善道謙禪師。云。向蒙妙喜開示。
應是從前記持文字。心識計校。不得置絲毫許在。肖
中。但以狗子話。時時提撕。願受一語警所不逮。師答
曰。某二十年。不能到無疑之地。後忽知非。勇猛直前。
便自一刀兩斷。把這一念提撕。狗子話頭。不要商量。
不要穿鑿。不要去知見。不要強承當。公有省。師卒。公
祭以文。略曰。我昔從學。讀易語孟。究觀古人之所以
聖。既不自揆。欲造其風。道絕徑塞。卒莫能通。下從長

者。問所當務。皆告之言。要須契悟。開悟之說。不出於
禪。我於是時。則願學焉。師出仙洲。我寓潭上。一嶺間
之。但有瞻仰。丙寅之秋。師來拱辰。乃獲從容。笑語日
親。一日焚香。請問此事。師則有言。決定不是。始知平
生浪自苦辛。去道日遠。無所問津。未及一年。師以謗
去。我以行役。不得安住。往還之間。見師者三。見必款
留。朝夕咨參。師亦喜我。為說禪病。我亦感師。恨不速
證。別其三月。中秋一晝。已非手筆。知疾可虞。前日僧
來。為欲往見。我喜作書。曰。此良便。書已遣矣。僕夫湍

言同舟之人。告以訃傳。我驚使呼。問以何故。於乎痛哉。何奪之遽。恭惟戒師。具正徧知。惟我未悟。一莫能窺。揮金辦供。泣於靈位。稽首如空。超諸一切。資監或問。朱子曰。今士大夫。晚年都被禪家引去者。何故。答曰。是他高似你。你平生讀許多書。記誦文章。所藉以取功名利祿之計者。到這裡都靠不得。所以被他降下。他度且省力。人誰不悅而趨之乎。王介甫平生學許多道理。臨了捨宅為寺。又云。只緣他打併得心下清潔。所以本朝李文靖公。王文正公。楊文公。劉元城。

呂申公。都是甚麼人。也都去學他。又云。佛書說六根六識。四大。十二。因緣生之類。皆極精妙。故前輩謂此孔孟所不及。又曰。四大即是魂魄。十二緣生。出華嚴合論。佛說本言。盡去世間萬事。後却說出實際地。不受一塵。萬事門頭。不捨一法。熹又曰。金剛經大意。只在須菩提問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兩句上。故說不應住。法生心。不應住。色生心。應無所而生其心。此是答云。何住。又說若卵生。胎生。濕生。化生。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此是答云。何降伏。其心。所謂降

伏其心者非謂欲遏伏此心。謂盡降伏世間一切衆生之心。入無餘涅槃。只是一無字。自此以後。只是這意。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此謂離相。即名為佛。又曰。釋氏之學。與吾儒有甚相似處。如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又曰。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并大地。全露法王身。又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看他是甚麼見識。今區區小儒。怎生出得他手。宜為他揮下也。朱子語錄并易解

陸游

游字務觀。號放翁。佃之孫。越之山陰人。任至祕監。嘗問松源岳禪師云。心傳之學。可得聞乎。師云。既是心傳。豈從聞得。公領解。獻偈曰。幾度驅車入帝城。逢僧一例眼雙青。今朝始覺禪家別。說有談空要眼聰。公居鏡湖時。與塗毒策禪師往來。寢厚。策住雙徑。受生祭七日。加趺而逝。公哭以詩曰。岌岌龍門萬仞傾。翻翻隻影又西行。塵侵白拂繩床冷。露滴青松卯塔成。遙想再來非四大。尚應相見話三生。放翁大欠修行在。未免人間愴別情。資監

葉通

通號水心先生。有水心集行於世。適與石岩璉禪師帖云。嘗謂佛入中國。始為異教。而與聖入之道相亂。近究其書。合其說。誠有合乎性命之言。但所說條項甚多。而相反處不少。既曰不可以有心求。又曰不可以無心得。孰可孰否。孰違孰從。無恪警發。師答曰。蒙諭佛書條項甚多。相反處不少。敢據管見。佛以戒定慧為宗。境攝六根不動。心鏡諸緣不惑。日月明照。雨露濡水。沅花開。鳶飛魚躍。皆吾性具。要在千差一

序藏教

照理事混融。日夕月深。真空妙智。自印本心矣。若能收視返聽。心外元無別佛。不必問條項多言相反也。適由是知歸與朱文公書白。適在荊州。無事。讀佛書。乃知世外環竒之說。本不與道相亂。良由讀者不深考也。資監嘗撰法明寺教藏序白。西湖法明寺。昔講師繼忠居之。有行業願力強果。故雖焚蕩草莽百半。間寇蓋常走一郡。至子真建兩序。師袒崇殿堂院。始落成。袒尤精苦。衣屨穿損。食不累合。然諸生雲赴。應答泉涌。人謂東掖上天竺之盛。不能過也。天台既立

止觀二義承而為說者。益以蔓衍而忠與祖亦各有
論述。故其徒妙真普濟欲集諸家之學為教藏。置院
中。率州士女。修念佛三昧。以旌祖之蹟。而嗣忠之業。
於無窮。志甚遠矣。夫浮圖以身為旅泊。而嚴其宮室
不已。以言為贅疣。而傳於文字愈久。固予所不解。嘗
以問祖。祖亦不能言也。本集

真德秀

德秀字希元。本姓慎。避孝宗諱。改姓真。端平間。參大
政。謚文忠。號西山先生。帥湖南。潭人為立生祠。一夕。

有題于壁云。舉世知公不愛名。湘人苦欲置丹青。西
方又出一活佛。南極今添兩壽星。幾百年方鐘閤氣。
八千春願祝脩齡。不須更作生祠記。四海蒼生口是
銘。嘗題楊文公所書遺教經曰。蓋瞿曇氏最後教諸
弟子語。今學佛者。罕常誦而習之也。蓋自禪教既分。
學者往往以為不階。言語文字而佛可得。於是脫畧
經教。而求所謂禪者。高則高矣。至其身心顛倒。有不
堪檢點者。則反不若誦經持律之徒。循循規矩中。猶
不致大謬也。今觀此經。以端心正念為首。而深言持

60 1 2 3 4 5 6 7 8 9 70 1 2 3 4 5 6 7 8 9 80 1 2 3 4 5 6 7 8 9

戒為禪定智慧之本。至謂制心之道。如牧牛。如御馬。不使縱逸。去瞋止妄。息欲寡求。然後由遠離以至精進。由禪定以造智慧。具有造次梯級。非如今之談者。以為一超可到。如來地位也。宜學佛者。患其迂。而不若禪之捷歟。以吾儒觀之。聖門教人。以下學為本。然後可以上達。亦此理也。學佛者。不由持戒而欲至定慧。亦猶吾儒捨離經辨志而急於大成。去灑掃應對。而語性與天道之妙。其可得哉。余謂佛氏之有此經。猶儒之有論語。而金剛楞嚴圓覺等經。則易中庸之

比。未有先論語而可遽及易中庸者也。儒釋之教。其趣固不同。而為學之序。則有不可易者焉。跋蓮經普門品。曰。予自少讀普門品。雖未能深解其義。然嘗以意測之。曰。此佛氏之寓言也。昔唐李文公問藥山儼禪師曰。如何是惡風吹船飄落鬼國。師曰。李翱小子。問此何為。文公惕然怒形於色。師笑曰。發此嗔恚心。便是黑風。飄入鬼國也。吁。藥山可謂善啓發人矣。以是推之。則知利欲熾燃。即是火坑。貪愛沉溺。便是苦海。一念清淨。烈燄成池。一念警覺。舡到彼岸。

患纏縛隨處而安。我無怖畏。如械自脫。惡人侵凌。待
他橫逆。我無忿疾。如獸自奔。讀是經者。作如是觀。則
知補陀大士。真實為人。非浪語也。讀楞嚴經白。余讀
楞嚴。知六根源出於一。外緣六塵流而為六。隨物淪
逝。不能自返。如來憐愍衆生。為說方便。使知出門。即
是歸路。故於此經。指涅槃門。初無隱蔽。若衆生能洗
心行法。使塵不相緣。根無所偶。返流全一。六用不行。
晝夜中流入。與如來法流水相接。則有其內身。便可成
佛。如來猶恐衆生於六根中。未知所從。乃使二十五

第子各說所證。而觀世音。以聞思修為圓通第一。其
言曰。初於聞中。入流亡所。所入既寂。動靜二相。了然
不生。如是漸增。聞所聞盡。盡聞不住。覺所覺空。空覺
極圓。空所空滅。生滅既滅。寂滅現前。若能如是圓拔
一根。則諸根皆脫。於一禪指頃。徧歷三空。即與諸佛
無異矣。又讀金剛經。至四果。乃廢經而嘆曰。須陀洹
所證。則觀世音所謂。初於聞中。入流亡所者耶。入流
非有法也。唯不入六塵。安然常住。斯入流矣。至於斯
陀含。名一往來。而實無往來。阿那含。名為不來。而實

無不來。蓋往則入塵。來則返本。斯陀含雖能來矣。而未
能無往。阿那含非徒不往。而亦無來。至阿羅漢則
往來意盡。無法可得。然則所謂四果者。其實一法也。
但歷三空。有淺深之異耳。予觀二經之言。本若符契。
而世或不喻。故明言文獻通考三交。嵩禪師住淨慈。公
入其室。問曰。世人請僧誦經。有據乎。師曰。佛書可以
煅心。煉性。定慧因之而生。金剛楞嚴圓覺法華。先德
誦之。證道聞見者。俱獲饒益。公於是徧閱諸經。資監

劉克莊

克莊字潛夫。號後村。詩文闕肆。瑰奇超邁。淳祐中。除
秘書少監。兼崇政殿說書。遷秘閣修撰。有文集五十
卷。行於世。有十稭詠。其瞿曇詠曰。世傳漢明帝。始夢
見金身。曷不觀列子。西方有聖人。維摩詠曰。面色削
瓜黃。眉毫覆雪長。安知四天下。只在一禪床。善財詠
曰。放勛訪吾叔。魯叟問弘聃。所以此童子。諸方亦遍
參。達磨詠曰。直以心為佛。西方說最高。始知周孔外。
別自有英豪。六祖詠曰。明鏡輸神秀。菩提犯卧輪。更
將舊衣鉢。占斷不傳人。圖澄詠曰。值亂行何適。隨緣

住亦安。能將石虎輩。只作海鷗看。支遁詠曰。若以色見我。幾於覩夫人。林公少鬚髮。澄觀欠冠巾。誌公詠曰。寺甲於江左。身迎入禁中。如何淨居殿。餓殺老蕭公。馬祖詠曰。若非大氣魄。只是小機鋒。老子一聲喝。學人三日聾。德山詠曰。此老手中棒。輕輕已有癩。佛來與三十。某甲莫須食。本集

陳貴謙

貴謙官至樞密。真西山問禪門事。貴謙答書略曰。承下問禪門事。即見靈懷樂善之意。願淺漏。何足以辱

此。然敢不以管見。陳白。所謂話頭。今看與否。以其觀之。初無定說。若能一念無生。全軀是佛。何處別有話頭。只緣多生習氣。背覺合塵。剎那之間。念念起滅。如猴猴。恰衆相似。佛祖不得已。推設方便。令咬嚼一箇無滋味話頭。意識有所不行。行蜜果。換苦葫蘆。淘汰苦識。都無實義。今時學者。却於話頭上。強生穿鑿。或至逐個解說。以當事業。遠之遠矣。然禪門一著。須徹見自己本地風光。方為究竟。此地人人本有。但為客塵妄想所覆。若不痛加煨煉。終不明淨。

張鑑

鑑號約齋官至直秘閣學士。見密庵傑禪師之後。以書告其悟由。曰。鑑曩造籌室。蒙垂示。歸來。應接外。常以此鞭策。一日。靜坐。因舉狗子話。宵臆豁然。如太虛空。了無障礙。祖師言。句是入道之門。守着不放捨。為大病也。自此塵緣世念。不着排遣。自此淨盡。古人公案。昔所茫然。今亦無疑矣。資監鑑嘗聞鐘聲。悟道。有偈。曰。鐘一撞。耳根塞。赤肉團邊去。個賊有人問。我解何宗。舜若多神面。門黑。後捨宅建寺。曰。慧雲。請破庵。

保第所

先禪師開山。疏曰。捨林居為阿蘭若。夫豈小緣。請宗師。擬曲彙床。只因大事。况開山作第一。代。要為衆說。不二門。快便難逢。當仁不讓。破庵禪師。聲傳江海。道重眠峨。幾度過叅。遭密庵。打失鼻孔。一朝拈出。向冷泉。捋下面皮。不謂馨香。奚煩鄭重。老居士。偶然相遇。舊冤家。果是難逃。不必多言。何勞遠涉。辭青松於北澗。穿幾重出岫之雲。對綠水於南湖。祝萬歲如山之壽。

林希逸

希逸號屬齋。仕至中大夫。直寶謨閣。提舉成都府玉
局觀。有菴老列。三子口義。行於世。嘗撰斷橋倫禪師
塔銘。畧曰。余謂富鄭公於顯華嚴。范文正於古薦福。
張紫岩於杲大慧。皆以元勳大老。敬向其人。故叢林
至今以為法棟。今師之得魏公者。又何遜哉。非公無
以知師。而非師無以得公也。其大機大用。具在語錄。
乃為銘曰。斷橋之學。不以言句。傳所可傳。竹溪已序。
師於叢林。末法砥柱。我觀其初。信有異趣。麻矢何疑。
楞伽何悟。無準室中。不契何故。所聞何聲。始得汗去。

斷橋論銘

師今何故。板鳴不住。是聲何如。必有落處。我為此銘。
來者轉註

鄭清之

清之相理宗。封魏國公。嘗撰妙峰善公塔銘。曰。西方
心法難思。惟真淨妙明無一絲。廣長舌語。包須彌。誰
知認指為月。非九年面壁。老古錘。傳付不在鉢與衣。
非佛非法。非事為。透地透天生光耀。餘塵明極。兩若
遺。悟者無有迷者。誰我識。妙峰再見之。語真貌古。無
他奇。野雀同往。雲與歸。昭琴雖鼓。何成。雪肥梅瘦。

高泉扉。無邊春意一枯枝。作死生觀真遊嬉。在旁知
狀惟穹碑。又建東山寺。於鄞之橫溪。做謝安東山也

吳潛

潛號履齋。相理宗。因赴貶所。宿楓亭。接待寺。謂寺僧
曰。昔文殊告世尊曰。戒初入不思議。三昧。繫心一緣。
若久習成就。更無他想。常與定俱。此繫心一緣。乃成
佛作祖之階梯也。所謂繫心一緣。如日觀月觀。眉間
毫相。與鼻準白之類。事雖淺近。理實幽微。如趙州云。
老僧十二時。惟粥飯二時。是禱用心。瀉山問懶安云。

汝十二時。當作何務。安云。牧牛。瀉云。作麼生牧。安曰。
一回入草去。鷲鼻拽將來。此皆繫心一緣也。是後尊
宿。又生巧妙方便。令學人看箇話頭。如狗子佛性。麻
三斤。乾屎橛。青州布衫。鎮州蘿蔔。庭前栢樹子之類。
都是理路不通處。教人取次看一則。看來看去。疑來
疑去。十二時中。常不放捨。忽然鼻孔噴地一下。即是
當人安身立命處。此皆繫心一緣之證據也。此寺僧
徒。戒行嚴潔。誦經禮佛。脇不附席。蓋禪教律刹之所
希有。亦謂精進矣。有此錚基。更能趲上一層。繫心一

緣習定生慧。則人人是佛。自家現成公案。不用借他珍寶。開張鋪席。可惜。只在有為法上。過了一生。縱然以今世持戒福德來世不失人身。又重作家計。脫殼入殼。何時休歇。萬一有少蹉跌。永劫扶頭不起。所謂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語最為悲切。履齋老子。未能自度。先願度人。因書此以効法施云。
資監

劉謚

謚號靜齋。著三教平心論。首云。嘗觀中國之有三教

也。自伏羲畫八卦。而儒教始於此也。自老子著道德經。而道教始於此。自漢明帝夢金人。而佛教始於此。此中國有三教之序也。大抵儒以正設教。道以尊設教。佛以大設教。觀其好生惡殺。則同一仁也。視人猶已。則同一公也。懲忿窒慾。禁過防非。則同一操修也。雷霆衆賸。日月群盲。則同一風化也。由粗跡而論。則天下之理。不過善惡二途。而三教之意。無非欲人之歸於善耳。儒教在中國。使綱常以正人。倫以明。禮樂刑政。四達不悖。天地萬物。以位以育。其有功於天下。

也大矣。故秦皇欲去儒而儒終不可去。道教在中國使人清靈以自守卑弱以自持。一洗紛紜膠轕之習而歸於靜默無為之境。其有裨於世教也至矣。梁武帝欲除道而道終不可除。佛教在中國使人棄華而就實背偽而歸真。由力行而造於安行。由自利而至於利彼。其為生民之所依歸者無以加矣。三武之君欲滅佛而佛終不可滅。隋李士讜之論三教也。謂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豈非三光在天。缺一不可。而三教在世亦缺一不可。雖其優劣不同。要不容於偏

廢也 平心論

遼

都上京。國號契丹。太祖姓耶律。諱阿保機。太宗遷都遼。起太祖丙子。盡天祚甲辰。九主。二百九年。

金

都上京。國號女真。太祖姓完顏。諱阿骨打。楊割太師長子。十六年稱帝。改國號金。至世宗都燕。起太祖戊戌。盡哀帝甲午。九主。一百十七年。

太宗

太宗諱晟。揚割次子。改元天會。迎請旃檀瑞像。到燕京。建水陸會。七晝夜。安奉於閔忠寺。供養。

熙宗

熙宗諱亶。太祖嫡孫。改元天眷。嘗詔海慧大師於上京宮側。勅造大儲慶寺。普度僧尼百萬。大赦天下。又詔海慧清慧二禪師。住儲慶寺。迎旃檀像於本寺。積慶閣供養。海慧遷化。帝親奉舍利五處立塔。特謚佛覺祐國大禪師。復賜清慧佛智護國大師號。并金襴大衣。

世宗

世宗諱雍。太祖孫。改元大定。遷都燕。勅建大慶壽寺。詔冥玄顯禪師為開山第一代。勅皇太子降香。賜錢二萬。沃田二十頃。又詔顯禪師於東京創清安寺。度僧五百。作般若吒會。二十年。勅建仰山栖隱禪寺於燕京之西山。仍詔顯禪師開山。賜田。設會度僧。

章宗

章宗諱璟。顯宗允恭之子。允恭未立而卒。章宗以皇太孫即位。改元明昌。四年。詔萬松禪師於禁庭升座。

60 1 2 3 4 5 6 7 8 9 70 1 2 3 4 5 6 7 8 9 80 1 2 3 4 5 6 7 8 9

禮通

帝親迎禮。聞未聞法。開悟感慨。親奉錦綺大僧伽衣。請座授施。內宮貴戚。羅拜拱跪。各施珍愛。以奉供養。建普度會。佛事連日。祥雲連綿天際。從此年豐。謳歌滿路。每歲設齋。常感祥瑞。帝駕幸燕之仰山。有金色界中梵率境。碧蓮花裡梵王宮之句。承安四年。帝以太后遺命。詔下和龍府。建大明寺。造九級浮圖。度僧三萬。施以度牒。以薦冥福。

東海侯

侯諱允濟。世宗第七子。章宗無嗣。群臣奉遺詔立之。

改元大安。在位四年。旃檀瑞像至金國。十三年。此年。迎置上京禁庭。供養。已上金誌

金國誌曰。浮屠之教。雖貴戚望族。多捨男女為僧尼。禪多律少。在京曰國師。帥府曰僧錄。僧正。列郡曰都綱。縣曰維那。披剃威儀。與南宋等。所賜之號曰大師。曰大德。並賜紫國師服。真紅袈裟。僧錄僧正。限三年為任。並服紫袈裟。都綱亦以三年為任。有師號者。賜紫。無者如常僧。維那僧尼有訟者。杖以下。決遣之。杖以上者。並申解僧錄都綱司。

李之純

之純字純甫。自號屏山居士。弘州人。章宗承安間進士。官至尚書右司都事。資性英邁。天下書無所不讀。其於莊周列禦寇左氏戰國策為尤長。文亦略能似之。三十歲後徧觀佛書。既而取道學諸家之書讀之。一旦有會於其心。乃合三家為一。取先儒之說箋其不相合者著為成書。所謂鳴道集說是也。黃文獻其集鳴道集說序曰。天地未生之前。聖人在道。天地既生之後。道在聖人。故自生民以來。未有不得道而為聖

鳴道集說序

人者。伏羲神農黃帝之心。見於大易堯舜禹湯文武之心。見於詩書。皆得道之大聖人也。聖人不王。道術將裂。有老子者。游方之外。恐後世之人塞而無所入。高談天地未生之前。而洗之以道德。有孔子者。游方之內。恐後世之人眩而無所歸。切論天地既生之後。而封之以仁義。故其言無不有少相齟齬者。雖然。或吹或噓。或輓或推。一首一尾。一東一西。玄聖素王之志。亦皆有歸矣。其門弟子恐其不合。而遂至於支離也。莊周氏沿流而下。自天人至於聖人。孟軻氏泝流

而上。自善人至於神人。如左右券。內聖外王之說。備矣。惜夫四聖人。歿列禦寇。駁而失真。荀卿子。雜而未醇。楊雄。主通氏。備而自聖。韓愈。歐陽氏。蕩而為文。聖人之道。如綫。而不傳者。一千五百年矣。而浮屠氏之書。從西方來。蓋距中國數千萬里。證之文字。語曲佻。重譯而釋之。至言妙理。與吾古聖人之心。魄然而合。顧其徒不能發明其旨趣耳。豈萬古之下。四海之外。聖人之迹。竟不能泯滅耶。諸儒陰取其說。以證吾書。自李翱始。至於近代。王介甫父子。倡之於前。蘇子

瞻兄弟。和之於後。大易詩書論孟。老莊。皆有所解。瀟溪涑水。橫渠伊川之學。踵而興焉。上蔡龜山。元城橫浦之徒。又從而翼之。東萊南軒。晦庵之書。蔓衍四出。其言遂大。小生何幸。見諸先生之議論。心知古聖人之不死。大道之將合也。恐將合而又離。爰其未合於古聖人者。曰鳴道集說。云集說共二百十七篇

移刺真卿

真卿。字楚材。本姓耶律。及金滅遼。真卿歸金。改姓移刺。自號湛然居士。嘗撰鳴道集說。後序略曰。李屏山

60 1 2 3 4 5 6 7 8 9 70 1 2 3 4 5 6 7 8 9 80 1 2 3 4 5 6 7 8 9

臨終出鳴道集說付敬鼎臣曰此吾末後絕交之作也。子其秘之。常有賞音者。鼎臣聞余購屏山書。以此稿因萬松秀公轉致於予。予覽而感泣者累日。昔予嘗見鳴道集而不平之。欲為書糾其蕪謬而未暇。豈意屏山先我著鞭。遂為序引以鍼。江左書生膏肓之病。為中原士大夫有斯疾者。亦可發藥矣。

佛法金湯編卷第十五 天台釋如惺重校

汪玉吾

莊如愚韓五色
俞雲鍾汪玉臺

佛法金湯編卷第十六

會稽沙門 心泰 編

天台沙門 真清 閱

元

都燕起世祖。至順帝。凡八主。十一年

世祖

世祖諱忽必烈。姓奇渥溫氏。蒙古部人。睿宗第四子。庚申即位。改元中統元年。大赦。普度僧尼。十二月。以梵僧八念思八為帝師。授以玉印。統釋教事。二年。五

月賜僧子聰

劉太保

懷孟刑州田各五十頃賜慶壽

寺海雲大士陸地五百頃三年十一月作大佛事於

昊天寺七晝夜賜銀一萬五千兩

元史至元元年甲

子都燕設會度僧詔國師扮彌達發思八登座授秘

密戒八月拜劉秉中太保參領中書省事

通載二年

詔諭搃統所僧人通五大部經者為中選以有德業

者為州郡僧錄判正副都綱等官仍於各路設三學

講三禪會三年正月勅僧道祈福於中都寺觀詔以

僧機為搃統居慶壽寺六年十一月作佛事於太廟

除僧租稅

七晝夜七年詔請膽巴金剛上師住持仁王寺十二

月建大護國仁王寺於高良河勅更定僧服色八年

五月修佛事於瓊花島十一年建國號曰元九年集

都城僧誦大藏經九會十四年建大聖萬安寺二月

詔以僧亢吉祥真加加瓦並為江南搃攝掌釋教

除僧租稅禁擾寺宇者

元史十五年正月旦設會齋

僧十八年詔除道德經外其餘化胡等經悉燒毀之

勅翰林院臣唐方王構李謙闡復李鑄王盤等撰碑

載文具通二十五年正月十九日江淮釋教都搃統楊

輦真迦集江南禪教。至燕京。問法徑山住持雲峰妙高。對揚稱旨。事俗通載帝嘗問帝師曰。修寺建塔有何功德。師曰。福蔭大千。由是建仁王寺。命帝師齋竟。天雨金華。帝曰。何故有此祥瑞。師曰。陛下心華內發。天雨金華讚歎。帝問蜀僧元一曰。孔老徒衆。何以至少。如來徒衆。何以至多。元一曰。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帝設資戒大會。隨處放光。帝問帝師曰。光從何處來。師曰。感應道交。佛光應現。帝詔十高僧於內殿供養。帝端坐不動。諸大德亦復默然。帝乃曰。此是真實。

功德。帝萬機之暇。自奉施食。持數珠課誦。帝召群臣曰。朕以本覺無二真心。治天下。如觀海東青取天鵝。心無二故。帝自有天下。寺院田產二稅盡復之。普令緇侶安心辦道。世祖實錄有餘篇。字字句句。以弘教為已任。弘教集在位三十五年。壽八十。國語曰。薛禪皇帝。

成宗

成宗諱鐵木耳。世祖之孫。裕宗真金第三子。即位。改元元貞。是年。詔悅堂間公至闕。入對稱旨。賜號通慧。

禪師并金襴法衣。大德元年。給鈔千錠。建臨洮寺。世祖嘗以五臺絕境。欲為佛寺。而未果也。帝繼志建寺。賜名萬壽祐國寺。命真覺國師文才為住持。三年。命弘濟大禪師。江澗釋教揔統。補陀僧寧一。山。賞詔使日本。九年。輦真監藏卒。賻金五百兩。銀一千兩。幣帛萬疋。鈔三千錠。仍為建塔寺。國語曰。完者篤皇帝。元史并通載

武宗

武宗諱海山。順宗蒼刺麻八剌長子。即位。改至大。元

修五臺山寺

年。發軍千五百人。修五臺山佛寺。帝幸上都。建佛寺於大都。又以銀七百五十兩。鈔二千二百錠。幣帛三百疋。施昊天寺。為水陸大會。至大間。特旨賜元叟端公師號白慧文正辯。并金襴袈裟。元史并塔銘 國語曰。曲律皇帝。

仁宗

仁宗諱愛育黎拔力八達。順宗次子。武宗弟也。壬子。即位。改元皇慶。元年。以西僧藏不班。為國師。賜玉印。賜大普慶寺金千兩。銀五千兩。鈔萬錠。修香山普

安寺元史延祐元年勅建旃檀瑞像殿封普庵禪師加號詔曰朕聞佛氏以空寂為宗凡學所遵者寧欲建名號殊稱謂以示天下後世哉而國家非此無以昭尊德樂道之意也朕自即位以來聞袁州路南泉山慈化禪寺普庵寂感妙濟真覺昭眚大德慧慶禪師紹臨濟之緒超華嚴之境德映當代澤被方來其道甚尊顯心切慕之可加定光之塔曰定光靈瑞之塔通載三年設水陸大會於金山命元叟端公升座說法竣事入覲於便殿從容奏對深契上衷加賜佛

塔中碑

日普照之號并金襴袈裟塔銘六年賜大興教寺僧齋食鈔二萬錠乾元寺鈔萬錠俾營子錢供繕修之費元史帝聞天目中峰明本之道聘之不至製金紋伽黎衣賜之號之曰佛慈圓照廣慧禪師賜獅子院額曰正宗禪寺勅翰林學士承旨吳興趙公撰碑以賜廣錄國語曰普顏篤皇帝

英宗

英宗諱頤德八剌仁宗嫡子即位改至治元年詔各路立帝師殿勅建帝師殿碑通載作大佛事於寶慈

殿師帝王

殿。以西僧牙八刺里為元永延教三藏法師。授金印。又命拜住造壽安山寺。又作佛事於光天殿。鑄銅為佛像。置玉德殿。又脩佛事於文德殿。以僧洪為釋源宗主。授縈祿大夫。帝幸上都。遣使賜撒思加地僧金二百五十兩。銀二千五百兩。袈裟二萬。幣帛幡茶各有差。遣呪師朶兒只。往牙濟。班卜二國。取佛經。作金塔於上都。藏佛舍利。勅天下諸司。命僧誦經十萬部。勅京師萬安慶壽聖安普慶四寺。揚子江金山寺。五臺萬聖佑國寺。作水陸勝會。七晝夜。三年。詔僧儒書

金書經字

金字藏經。是年。召湛堂澄公。至京。入對明仁殿。被旨於青塔寺。校正經律論三藏。特賜金欄袈裟。帝重天目中峰之道。封香製衣。遣使即其居修敬。帝為格聖皇帝。元史廣錡塔銘

晉王 史稱泰定帝

王。諱也孫鐵木兒。顯宗甘麻刺之長子。裕宗嫡孫。即位。改泰定。元年。帝次中都。修佛事於昆剌殿。命僧作佛事於大內。以壓雷塑馬哈吃刺佛像於延春閣之徽清亭。修西蕃佛事於安山寺。六月。癸亥。作禮拜寺。

通鑑綱目卷六十六

六

於上都。修黑牙蠻塔哥佛事於水晶殿。帝受佛戒於
帝師。繪帝師八思巴像。頒行各省。俾墾祀之。二年。命
西僧作燒香壇佛事於延華閣。三年。建殊祥寺於五
臺山。賜田三百頃。以西僧公哥為帝師。賜玉印。命帝
師作佛事於天源延壽寺。致和元年。命帝師修佛事
於禁中。帝御興聖殿。受無量壽佛戒於帝師。命僧千
人。修勝會於鎮國寺。詔帝師命僧修佛事於益官州。
仍造浮屠二百十六所。以厭海溢。元史

文宗

文宗諱脫脫帖睦耳。武宗次子。即位。改天曆元年。革
行宣政院。立十六處。廣教摠管府。命高昌作佛事於
延春閣。二年。命改集慶潛邸。建龍翔集慶寺。建承天
護聖寺。元史帝聞中峰高行。於是賜謚與碑。謚曰智
覺塔曰法雲。召奎章閣學士虞集至便殿。命撰中峰
塔銘。廣錄龍翔集慶寺成。妙揀碩德開山。笑隱訥禪
師首膺其選。特升三品文階。明年。驛召赴闕。入見奎
章閣。賜坐。咨問法要。對揚稱旨。塔銘詔以平江官田
一百五十頃。賜龍翔寺及崇禧寺。詔諸僧寺田。自金

60 1 2 3 4 5 6 7 8 9 70 1 2 3 4 5 6 7 8 9 80 1 2 3 4 5 6 7 8 9

除其租

宋所有及累朝賜予者悉除其租。其有當輸租者仍免其役。僧還俗者聽復為僧。武宗忌辰命高麗漢僧三百四十人誦經二歲于崇恩福元寺。至順元年帝及皇后燕手受佛戒。以西僧旭你迭八答刺班的為三藏國師。賜金印。帝幸上都命西僧作佛事於乘輿。命西僧於五臺山及霧靈山作佛事各一月。為皇太子祈福。遣使召趙世延於集慶以泥金畏兀寺書無量壽佛經千部。詔以泥金書佛經一藏。命西僧於萬歲山閔忠閣作佛事。元史

順帝

明本廣錄

順帝諱妥歡貼睦爾。明宗長子。即位。改元統元年。二年正月罷廣教總管府。復立行宣政院。是年大普慶寺住持善達密的理表奏。以先師明本廣錄入藏。帝可其奏。加普應國師。廣錄至元三年徵西域僧迦刺麻至京。號灌頂國師。賜玉印。至正元年十一月。命永明寺寫金字藏經一藏。免天下稅糧。三年十二月。詔馮金字藏經。六年十二月。詔復立護國仁王寺。七年二月。興聖宮作佛事。賜鈔二千錠。二十八年國除。

大明皇帝以其知順天命。退避而去。謚曰順帝。元史

灌王

王。姓王氏。諱章。號海印居士。高麗王子也。仁宗時。為駙馬太尉。聞天目中峰之道。嘗使人從師問法要。意以為未足。請於仁宗。親往見之。於是萬里函香。登山拜禮。起謂人曰。吾閱人多矣。未有如師。福德最勝者。獲師開示。涕泪感發。王乃構亭岩前。白真際。表得鉢也。中峯塔王問法書曰。弟子太尉灌王章頓首百拜。和南天目中峯和尚大禪師座下。章眇德。叨預天端。

爵祿雖榮。常遵佛化。仰靈山之付囑。懷覺樹之潛輝。每對真容。誠切瞻戀。至於修崇勝事。聽演教乘。頗嘗及矣。而禪宗向上一著。罔知所趣。伏審吾師道傳天目。名簡帝心。良以江山迢遙。尚阻執侍。渴仰醍醐。思沾花雨。極懸懸也。緬想天人。叶贊法候。勝常今專遣洪鑰。謹贖信香。代伸禮敬。父向和尚養高泉石。他方多請住持。曾未垂諾。柰無相法身。欲隱弥露。曷若出世度生。廣開利益。然聞江南靈跡。聖境。父欲遊觀。秋冬間。倘得旨南來。首當叅扣。願興悲濟。先此布區區。

幸析法照

廣錄

劉秉忠

秉忠字仲晦，因從釋氏。又名子聰，拜官後始更名。其先瑞州人也。世仕遼，曾大父仕金，為刑州節度使。因家焉，遂為刑州人。父潤，為刑州錄事。秉忠生而風骨秀異，志氣英爽，不羈，八歲入學，日誦數百言。年十三，為質子於帥府。十七，為刑臺節度使府令史，以養其親，居常鬱鬱不樂。一日投筆嘆曰：「吾家累世衣冠，乃汨沒於刀筆吏乎！丈夫不遇於世，當隱居以求其

志耳。即棄去，隱武安山中。久之，天寧寺虛照禪師招致為僧，俾掌書記。復遊雲中，留居南堂寺。世祖在潛邸，海雲禪師被召，過雲中，聞情學多藝，邀與俱行。既入見，應對稱旨，屢承顧問。秉忠於書無所不窺，尤邃於易及邵氏經世書。至於天文地理、律曆、三式、六壬、遁甲之屬，無不精通。論天下事，如指諸掌。世祖大愛之，奔父喪，賜金百兩，為奠具，服除，復被召，奉旨還和林。上書數千言，秉忠雖居帝左右，猶不改僧服。時人稱為聰書記。世祖至元元年，翰林承旨王鶚奏言，秉

服僧改不

侍為史各章

忠野服散號深所未安。宜正其衣冠。崇以顯秩。帝覽奏。即日拜光祿大夫。位太保。叅預中書省事。以翰林侍讀學士竇黯之女妻之。十一年。扈從至上都。其地有南屏山。嘗築精舍以居之。秋八月。秉忠無疾端坐而卒。年五十九。十二年。贈太傅。封趙國公。謚文貞。成宗贈太師。謚文正。仁宗又進封常山王。初。世祖征雲南。伐宋。秉忠贊之。以天地好生為德。佛氏以慈悲濟物為心。方便救護。所全活者不可勝計。秉忠自幼好學。至老不衰。雖位極人臣。而齋居蔬食。終日淡然。不

異平昔。自號歲春散人。以吟咏自適。其詩蕭散閑澹。類其為人。有文集十卷。無子。以弟秉恕之子蘭章為後。元史

王磐

磐字文炳。廣平永年人也。世業農。進資德大夫。致仕。閒居。不妄言笑。年九十卒。追封涖國公。謚文忠。世祖至元十八年十月二十日。焚毀道藏偽經。勅磐等撰碑文。畧曰。昔在憲宗朝。道家者流。出一書。曰老君化胡成佛經。及八十一化圖。鏤板傳布。其言鄙陋。誕妄

意在輕蔑釋門。而自重其教。罽賓大師蘭麻。總統少林長老福裕。奏聞時。世祖居潛邸。憲宗有旨。令僧道二家。同詣上所辨析。二家自約。道勝則僧冠首。而為道。僧勝則道削髮。而為僧。僧問道曰。汝書化胡成佛。且佛是何義。道對曰。佛者覺也。覺天。覺地。覺陰。覺陽。覺仁。覺義。之謂也。僧曰。是殆不然。所謂覺者。自覺覺他。覺行圓滿。三覺圓明。故號佛陀。豈特覺天地陰陽仁義而已耶。上謂近侍曰。吾亦先知仁義。是孔子之語。謂佛為覺仁義。其說非也。道士又持史記諸書以

進。而欲取勝。帝師板的達。登合師八問曰。史記有化胡之說否。道曰。無。又問老子所傳何經。曰。道德經。曰。道德經中。有化胡事否。曰。無。曰。史記中。既無道德經中。又無其為偽妄明矣。尚書姚樞曰。道者負矣。上命如約行罰。臣磐等。聞老氏之為道也。以清淨為宗。無為為本。謙沖以處已。損抑以下人。非有貪欲好勝之事。厥後支分派列。徒屬寔盛。襲訛成偽。誇誕百出。清淨一變。而為汙穢。無為一變。而無所不為。且夫釋氏之教。宏闊勝大。非他教所儼倫。歷千百世。聖帝明王。

莫不尊崇。東冒扶桑。西極昧谷。水天桂海。山河大地。昆虫草木。胎卵濕化。有情無情。百千萬類。皆依佛蔭。生息動止。於天地之間。故天上天下。惟佛為尊。超出乎有生之表。歸極乎無礙之真。智周三界。神妙諸方。澤及大千。功用不宰。其大如此者。慈航所至。無溺不援。法雨所霑。有生皆潤。臣磐等敬為之書。俾學老氏者有所警焉。通載

程文海

文海字鉅夫。避武宗諱。以字行。自號雪樓。特授光祿

聖賢像贊

大夫。贈大司徒。柱國。追封楚國公。謚文憲。仁宗建柙。檀像殿。鉅夫撰記畧曰。道非有像。作易者必擬諸形容。法本皆空。度世者暫資於色相。謂如指空為鏡。不若以鏡而喻空。即樹占風。將使識風而忘樹。是以雙林付囑。舍利以凡聖而遍分。千幅經行。足跡亘古今。而常在。非眩神通於幻境。實開方便於迷津。所謂由自以會心。即心而即佛者也。梅檀瑞像者。佛之真像也。其猶萬影沉江。如如不異。孤光透隙。一一皆圓。夫豈擇地而容。蓋以隨緣而應。望梅林而止渴。靡不同

瞻。泛竹葉以言歸。誰堪共載。惟我聖天子道躋先聖。
慈等覺皇。祝長樂之春秋。恒遊佛地。企如來之歲月。
坐閱人天。爰命集賢大學士李衍及教禪耆德。叙其
本末。乃云。釋迦如來。淨飯王太子。生於甲寅四月八
日。為成周昭王二十六年。既生。七日。佛母摩耶夫人。
往生忉利。太子出家進道。穆王三年。癸未。道成。八年。
辛卯。思報母恩。遂升忉利天。為母說法。優闡國王。自
以久失瞻仰。欲見無從。乃刻栴檀為像。目犍連慮有
缺漏。謬躬以神力攝。三十二匠并忉利天。諦觀相好。

三。乃得真。既成。國王臣民奉之。猶真佛焉。及佛
自忉利天。復至人間。王率臣庶。同往迎佛。像騰步空
中。向佛稽首。佛為摩頂。授記曰。我滅千年之後。汝從
震旦。廣利人天。由是瑞像。在西土一千二百八十五
年。龜茲六十八年。涼州十四年。長安十七年。江南一
百七十二年。淮南三百十七年。復至江南。二十一年。
汴梁一百七十六年。北至燕京。居今聖安寺十二年。
北至上京大儲寺二十年。南還燕宮內殿五十四年。
大元丁丑歲三月。燕宮火。尚書石抹公迎還聖安寺。

居今五十九年。當世祖至元十二年。遣大臣孛羅等
四衆脩法駕。仗衛音伎。奉迎萬壽山仁智殿。建大聖
萬安寺。二十六年。自仁智殿奉迎於寺之後殿。世祖
躬臨。大作佛事。計自優闡王造像之歲。至今延祐三
年。凡二千三百有七年矣。云云古之聖人。救民追遠
報本之道。而於祭祀之禮。廟則木為之主。祭則孫為
之尸。後也。乃有像設焉。而不知其所由始。由斯觀之。
其原於西域之俗也歟。夫佛為世出世間之尊。又何
俟於贊述。然欲知佛之為佛。固不在於色相。而況於

其似色相者乎。然苟不自其似而求之。又將無所措
其歸向之心。是故法身無相。必假相以表真。至道絕
言。亦因言而階妙。若於粗者猶拳拳而不忘。則其進
也殆庶幾乎。夫以金石之捍堅。猶未能必可久。今以
一木之為。而綿歷若此。然而佛之自衛固甚周。而人
之保之也。抑豈一手足之功哉。嗟夫。邈延二千年有
可。至於陛下。然後發德音。紀洪烈。非緩也。熙明之治。
至是而始隆。雖典祀之外。猶必以斯文文之也。然則
化之漸被者廣矣。不其盛歟。通載

趙孟頫

孟頫字子昂，吳興人。宋太祖子秦王德芳之後也。至元二十三年，行臺侍御史程鉅夫奉詔搜訪遺逸於江南，得孟頫，以之入見。孟頫才氣英邁，神彩煥發，如神仙中人。世祖顧之喜，使坐右丞葉李之上。或言孟頫，宋宗室子，不宜使近左右，帝不聽。累官至翰林學士承旨。至治元年六月卒。年六十九。追封魏國公。謚文敏。元史孟頫四五歲時，聞母丘夫人說臨月夢一僧入寢室，覺而生孟頫。故十一二歲便好寫金剛經。

孟頫

後但與僧語，便若眷屬。至於今六十有五矣。日擾擾人事，不能有所悟入。恒以自嘆。公跋華嚴經合部孟頫重天目中峰之道，每受師書，必焚香望拜，與師書必自稱弟子。公提舉江洲儒學，叩師心要，師為說防情復性之旨。公後入翰林，復遣金剛般若大意，師答以畧義一卷。公每見師所為文，輒手書，又畫師像以遺同參。廣錄中峰有勸修淨業偈一百八首，孟頫作贊曰：淨土偈者，中峰和尚之所作也。偈一百八首，按數珠之一周也。憫衆生之迷途，道佛境之極樂，或驅而

納之。或誘而進之。及其至焉。一也。弟子趙孟頫欲重
宣此義。而說偈言。三千大千世界中。恒河沙數之衆生。
一一衆生。一一佛。一一惟心。一淨土。而諸衆生無始
來。因癡有欲。增愛濁。根塵纏染。不自覺。流轉生死。墮
惡趣。戒師中峯大和尚。慈悲憫諸衆生。殷勤為作
百八偈。普告恒沙諸有情。如是受病等痛切。若人依
師所教悔。一念念彼阿彌陀。一念念已復無念。自然
往生安樂國。阿彌陀佛為接引。徑坐金色蓮華臺。池
中蓮花如車輪。微風吹香遍法界。頻伽並命及鸚鵡。

白鶴孔雀播妙音。黃金界道七寶樹。宴坐受茲勝妙
樂。諸惡苦趣咸無有。悉皆吾師之所度。實無衆生師
度者。惟衆生心淨土故。是故我今稽首禮。重讚我師
之弘願。廣錄并本集

袁桷

桷字伯長。四明人。大德初。闈復。程文海。王構。為國
史院檢閱。累官至翰林侍講學士。謚文清。有清容集
行於世。撰棹林清規序。畧曰。釋氏之教為三宗。見於
動作日用。不敢一有犯越者。為律宗。達磨之學。則不

然調伏於準繩之外。放形骸。黜邊幅。守禮者莫能與之辯。而其從心不踰矩。卒有合於自然。是則繕性之効。畧外以理內。於斯見之矣。淫欲嗔恚。皆謂之道。大雄氏託言為喻。將以語夫上智。愚者不察。恣得以自恣。職教者憂之。於是為清規而曲為之防。云云華嚴寺碑有云。大雄氏曰。性本至善。遷以隨欲。欲由妄生。性日益昏。故為物為變。至於摩蕩。轉轉生死。靡分。於是。有懺解之說焉。有追崇之說焉。使生得以斷。死得以離。則本性湛空。無有垢累。道奚病矣。華嚴說辭以富。

貴為喻。終之以返真復初。俾世之所景慕。由境以入。因境而悟。入於無相。其於喻也。深有旨矣。書靈上人撰慈照師行述。畧曰。佛氏之言。汪洋浩博。譯潤有工。拙體製則一。言佛者三宗。而習禪學者。必以悟入為證。將從其言耶。則質野不足以傳遠。引而刪之。又惟其不與道合。夢堂靈上人。示所為慈照師行述。洎焉。若玄酒之致其誠。韜弓若網衣之蒙其飾。逞奇闡幽。大小委折。各當其職。合儒者之辭。傳信永遠。為無疑也。清容集

虞集

集字伯生。宋丞相允文五世孫。其先蜀人。父汲。宋黃
崗尉。宋亡。僑居臨川之崇仁。大德初。始至京師。以大
臣薦授大都儒學教授。除國子助教。自將仕郎。十二
轉為通奉大夫。封仁壽郡公。謚文靖。嘗闢右室書。邵
堯夫詩題曰邵菴。故世稱邵庵先生。接方外士。必扣
擊其說。以為聖人之教不明。為學者無所底止。苟於
吾道異端疑似之間。不能深知。而欲竊究夫性命之
原。死生之故。其不折而歸之者否矣。元史嘗曰。佛以

銘塔則此

因果二法。制服得天下人心。無智愚賢不肖。總出不
得這兩個字。撰北磻簡公塔銘有曰。自昔奇偉之士。
或曠世一遇。其不恒見於天下者何也。蓋嘗聞之。豈
無其人哉。自夫世務之沉冥。俗學之纏糺。有不足以
擊而留之者。於是脫然自拔於浮沉起滅之表。以求
其本初之極。至者皆其人也。晦機熙公塔銘有曰。聞
佛氏之宗禪者。其度人也。以悟為則。必使自致於思
慮之所不及。時至機應。則決而啓之。是以言發意解。
解泯言忘。謂之不立文字。豈欺我哉。水陸緣起贊畧

曰一切衆生皆具佛性如摩尼珠五色隨應如何累劫業識相因無明展轉生死根塵我佛慈悲施方便力如大醫王救彼痼疾餓者與飽渴者與漿幽暗與明熱惱與涼况爾六道諸苦隨業不藉佛恩何由自潔杭州報國寺鐘銘曰我以慈悲大願力運大音聲作佛事充滿虛空體無礙有聞即覺成解脫人天龍海無盡際過去未來見在者一音所攝悉平等同我報國如報佛永住堅固宣妙法

邵庵集

揭奚斯

序

奚斯字曼頤龍興富州人大德初擢為授經郎累官至翰林直學士侍講學士同知經筵事階中奉大夫封豫章郡公謚文安嘗撰中峯廣錄序畧曰叢林栽培滋植必以其道苟不以其道而偷安利養貪欲嗔恚是皆叢林所伐之斧斤殞獲之霜霰耳至於推明其法必使之斷言語絕依解恭則真參悟則實悟乃始謂之傳佛心宗其煅煉之穩密勘辯之明確無假借無回互凜凜烈日嚴霜可畏也已至若提揚則如四瀆百川千盤萬轉衝山激石不歸於海不

已也。其大機大用。見於文字。有如此也。廣傳并元史

馮子振

子振攸州人。自號海粟居士。其豪俊與陳剛中畧同。剛中敬畏之。子振於天下書。無所不記。當其為文也。酒酣耳熱。命侍史二三人。潤筆以俟。子振疾書。隨紙多寡。頃刻輒盡。元史嘗撰梅花百詠。呈中峰和尚。又為中峰撰淨土偈贊并序。曰。幻住道人淨土偈。一百八首。數等念珠。若人念念阿彌。如晉唐向上諸賢。劉遺民。白香山輩。同叅淨社。是人獲福無量。即得淨土。

贊偈上

現前。到他日。持珠默坐時。一百八偈。三千二十有四言。元不曾說一字。爾時發願學人。馮子振稽首作禮。而作讚。曰。我觀幻住師。於幻無所住。雖不住於幻。能覺如幻人。幻人汝當知。垢與淨相對。雖垢即淨性。淨土應現前。是故幻住師。演說淨土偈。偈本不須說。說偈一已多。手提古佛機。數與念珠等。善知識觀察。是偈非世間。假使古佛生。所說亦如是。悟即一偈了。有八偈亦然。凡夫一偈迷。何況百八偈。一偈偈四句。句句義畢。數逾三千。其實無一字。偈迷念珠轉。偈

悟轉念珠。若人於此中。一一捨無念。於無念念佛。無念亦復無。紅爪紺髮髻。種種日毫相。有目具瞻仰。月面照日輪。花敷四色蓮。出微妙香潔。所生皆淨土。云何更西方。是人見弥陀。悉得安隱住。

柳貫

貫字道傳。東陽人。嘗為太常博士。撰竺元道公語錄序。畧曰。禪有機而兵有法。故談禪如用兵。必至於容主兼對。迹用雙泯。而後忘法証法。忘機契機。勝妙圓明。有不足言矣。少林初祖。佩道東來。以為三世諸佛。

實無有法。而實未嘗忘法。道不累言。言累道矣。其曰不立文字。見性成佛者。將以蕩雜識之情塵。示明心之指要。非徒以矯夫造論稱師。枝辭蔓語之失而已也。

黃潛

潛字晉卿。婺州義烏人。延祐二年。第進士。授台州寧海丞。自將仕郎。七轉。至中奉大夫。封江夏郡公。謚文獻。有日損齋稿。三十三卷。潛與柳貫虞集揭傒斯遊。人號曰儒林四傑。元史嘗撰虎丘寺記。畧曰。自佛學

60 1 2 3 4 5 6 7 8 9 70 1 2 3 4 5 6 7 8 9 80 1 2 3 4 5 6 7 8 9

龍詩丘虎

行於中土。法幢所建。必天下之名山。莫不侈為寶構。華居以宅。夫形勝。蓋以表靈山之未散。作大衆之依怙。俾來者睹相而生信也。丹青土木之事。雖若涉於有為。而事之於理。不相留碍。推理而適於事。清淨覺地。即大伽藍。混事而歸於理。積土聚沙。皆已成佛。一切世間成住壞空之相。固未有出於心境之外者。苟非乘方便力。遊戲如幻。安能具大莊嚴。為無上之勝因也哉。蔣山誌公塔院記。結語云。若夫聖師。為如來使。密贊化機。乘方便而示現有生。假神通而攝誘群

品。不思議事。固非凡情所能度量也。本集 茲上人廬其庵。曰息。公為之銘曰。謂庵非人。孰累於名。謂人非庵。名孰與嬰。所息者境。能息者智。庵耶人耶。依正不二。剎那之頃。能所雙忘。十剎何短。一息何長。勿生疲勞。而止中路。出此草庵。非汝住處。

胡長孺

長孺字汲仲。號石塘。永康人。主寧海簿。晚寓武林。坐近。嘗構齋白頰樂。與趙孟頫。韓明善。段吉甫。郭斯道諸公。論道齋中。汲仲嘗著大同論。有曰。孟子沒。二千

四百年道潛統絕。子周子出。然後潛者復光。絕者復續。河南程氏二子得周子之傳。周子之傳出於北固竹林寺壽涯禪師。程子四傳而得朱氏文公。文公後得張欽夫。講究此道。方覺脫然處。曰。前日所聞於竹林而未之契者。皆不裁欺矣。元來此事與禪學十分相似。學不知禪。禪不知學。互相排擊。都不曾劄著病處。亦可笑也。大同論

韓性

性。字明善。山陰人。魏忠獻公韓琦八世孫。隱居不仕。

謚莊節。公淹貫經史。精通內典。嘗曰。佛居西土。風教有異。然極能勸化得人。戒觀今人。凡修佛事。未有不端心正念者。雖愚夫愚婦。欲聞經禮像。必預齋戒。持敬去欲。然後從事。雖吾聖人復生。勸人為善。不過如此。正恐未能也。嘗謂顏樂齋門人朱仲弘曰。佛去世已久。後人如此恭敬。誦他的言語。你道佛要人如此耶。教人如此耶。若強人從己。誰人肯從。如今人一句言語。要行於一鄉。亦不可得。且佛之言語。奚翅數百萬里。凡日月光照所及處。無不信服。仲弘聞之。默

60 1 2 3 4 5 6 7 8 9 70 1 2 3 4 5 6 7 8 9 80 1 2 3 4 5 6 7 8 9

性學指

然性學指撰金剛助顯序曰世雄利見普拯群迷隨
機立教破戒法之二執遮種現之二疑開摩訶衍之
要門示修多羅之總要其惟金剛經乎言密旨微論
說莫既洪惟大士入日光之正定奉觀史之密言轉
授天親輔傳聖教譯八十行之偈斷二十七種之疑
內鑒泠然若合一揆若夫潤文釋疏而意明因疏通
經而理現義必宗於二論釋每貫乎群言其惟金剛
助顯乎助顯者山陰定法師之所著也迨今二百年
別峰同公流通教觀契悟此書刻之寶林丈室俾予

誌其後嗟夫因指見月見月而忘指因經見性見性
而忘經經尚可忘何況於疏然文字不離於實相演
論豈外於真如依福勝以較量示受持之方軌二空
圓極永超住相之愆四衆奉行同受成佛之記

歐陽玄

玄字元功冀郡人累遷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
制誥兼修國史謚文公嘗曰程子平生愛看佛書但
不及朱子之博覽而究極其異同也撰彙芳忠公塔
銘畧曰至治辛酉師住蔣山泰定乙丑正月廿四日

銘畧公忠

梁王至建康。是冬寺菑。明日王詣寺。問師曰。興復若何。師曰。賴有大檀越在。明年。範銅作鐘。王以寶珠施入冶鑪。既成。而寶珠瑩然。在鐘款萬歲上。又問師曰。寺既毀矣。佛依何住。師曰。古佛過去。今佛再來。王大喜。王嘗自舉鉏。刺地。開基。施財。囑師建梵宇。名曰崇禧。一日。問師曰。衲子所謂蔣溥粥者。何也。師曰。將謂殿下忘却。又問曰。衲子所云三隻襪者。何也。師曰。國內山川俱踏遍。今朝親到梵王家。致和元年。王入登大寶。改元天曆。遣使函香。至蔣山。謝寶公。兼勞師。二

年春。遣使特授師大中大夫。廣慈園悟大禪師。住持大崇禧萬壽兼領蔣山太平興國禪寺。至正二年。行宣政院使。納麟高公。起師住徑山。五年。特旨命師住大龍翔集慶寺。六年。三月。退居廣慈庵。七月。寺灾。師惕然念先皇厚恩而起。再主寺事。七年。寺成。八年。示寂。閣維。舍利無笑。銘不錄。

鄧文原

文原字善之。巴西人。為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謚康莊。撰石林鞏公塔銘。曰。佛氏之道。非有非空。非垢

非淨。是正法宗。俗昧原本。囂昏蕩漚。不有津筏。曷拯於溺。言為理筌。理得言忘。有泥言說。大道榛荒。惟石林師。祇園之傑。一念昭容。萬法了微。本無有法。為覺群迷。出方便慧。作誨導師。南山繚屏。慧日其頂。自師之亡。山空雲冷。師亦不亡。空無生滅。勒銘山阿。昭示來哲。

張翥

翥字仲舉。號蛻庵。封潞國公。有衡山二十三題之詩。今止錄若干首。般若寺曰。般若南朝寺。思公第一傳。

拓開方丈地。坐斷再生禪。貝葉收經夾。曇華散法筵。山靈應夜夜。來禮佛燈前。一生岩曰。初地靈峰下。重來為講經。神應合掌受。石亦點頭聽。雲鶴隨飛盃。湖龍入淨瓶。至今華兩處。長照一燈青。二生塔曰。塔寺前朝舊。山林宿業空。法身無幻壞。藏骨自神通。寶供珊瑚碧。珠光舍利紅。無緣香一瓣。回向佛堂中。三生藏曰。神僧涅槃處。那有去來今。尚記三生石。難磨萬古心。地埋禪刹古。山掩岳祠深。長日聞鐘梵。蕭蕭楓桂林。定心石曰。燕坐百念息。湛然方寸閒。相無分彼

我空已判真頑。魑魅來相試。芻尼去不還。從人笑癡
衲。長日此看山。磚鏡亭曰。曹溪一祖後。衡岳世多賢。
分得燈相續。提將密印傳。法音風萬籟。禪性月中天。
珍重磨磚喻。微機要自詮。大慧塔曰。大慧談經地。林
園即給孤。鑿雲藏舍利。鞭石起浮圖。風鐸時喧寂。天
燈忽有無。沙門每來此。三透作南謨。

楊維禎

維禎字廉夫。越之諸暨人。泰定間。以宏辭與學登高
科。出令天台。累遷至江西提舉學校。通五經。晚年寓

大德志

吳淞築蓬臺玄閣於鶴城東門外。肆意文酒傲兀於
九峰三泖間。嘗著大悲菩薩像志曰。車溪廣福寺主
僧竺隱道師。得靈木三尺有六寸於古張鸞祠下。質
堅如石。色紺紫。文成金線。焚之馨如栢。師命刻于為
大悲菩薩千手眼像。介其友訓。求志於余。昔成都法
師敏行以大栴檀作千手眼像。求文於東坡道人。道
人曰。其所以然。以一髮一毛為言。曰。舉一髮而頭為
之動。拔一毛而身為之變。髮即毛爾。道人取喻過重。
又以世人一手一足。一目一耳。不能無運。而菩薩之

弗亂。則智人亦有五事俱用。伎人至有分面笑哭。使
菩薩分手為執。於執伎中。又分器動靜。勢有必不可
者。是伎人高佛法。則佛法豈為神也乎。今夫髮一拔
則頭為之痛。焚一髮。則髮未嘗痛。甲一擗。則指為之
痛。剪一甲。則甲未嘗痛。何也。吾以質諸菩薩。菩薩亦
不能喻於我。則道人能應之。說窮矣。師慧於文。如古
契嵩必慧於道。吾敢申以問之。頌曰。禹不西流。稷不
冬黍。有能不能。物有定所。螺呪而螟。蜣抱而蟬。物轉
如此。佛胡不然。犀以望月。角含月華。象以聞雷。牙生